

松湖集人

序記

墓表  
行狀  
雜著

附錄

~16  
2370  
3



和  
號 2370  
卷 3-3

松湖集卷之五

序

四禮屏序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其目曰非禮勿視  
聽言動聖門設科爲教者多而夫子之答爲仁之問  
者不過曰一禮字而其行之之目則亦不過曰視聽  
言動而已蓋仁者人也人非禮則不可以爲人而必  
以視聽言動爲言者欲其動容周旋必於禮而無斯  
須去身也人之不可以不爲禮有如是夫夫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莫非禮也惟其玉帛珪璋籩豆簠簋之



名物既多繩趨尺步擊跽曲拳之度數甚繁小子後生或不能得其要領而下手做去此學者之通患也子朱子編家禮之書而於冠昏喪祭四禮特加詳焉蓋冠者所以成人也昏者所以正倫也喪祭者所以慎終而追遠也人之於禮孰非可行而四者之於人爲最大而尤切故也人於是書也苟能家讀而戶誦信之如金石習之如茶飯由其儀文節目之末而深究聖賢制禮之本意益臻乎精密純熟之域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以至日用之間已私盡祛天理盡復則聖人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未必不在於

是此朱子所以深得夫子之旨而家禮一書之嘉惠於後學爲無窮也自夫世衰而道微人情易流於俗習古禮難諧於時樣士大夫家孰無家禮之書而其於冠昏喪祭能行家禮之禮者蓋不能一二於十百卽行之類皆承訛踵謬其鄙野疎畧曾不若叔孫生之茅纏紙裹雖甚鹵莽而猶有倣古之意也豈非重可惜也余嘗治二屏頗長且廣而素其面抄冠昏喪祭四禮之應行儀節立綱分目而手書之名之曰四禮屏蓋欲使子孫遵而行之也子孫誠好禮則自有家禮可讀無事於屏如其不然則雖有屏人將不讀

亦何益之有哉極知屏之有無無關於子孫之好禮與否而然且爲之者蓋以屏之於人常在左右與居者必於是遊處者必於是凡所以視聽言動者無時不於是其親切於按行有非束閣古書之比而人於祖先之手蹟油然而感惕然而懼其目擊而身體者必不如娼家之讀禮而已夫然則屏亦不爲無助於讀禮之好子孫耶嗚呼讀禮而爲好子孫在於子孫不讀禮而爲不好子孫亦在於子孫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遂書以爲四禮屏序以示之

梅湖文集序

梅湖公少而攻科舉之文有名士友間凡後生新學之號能文而遊於場屋之間者莫不以梅湖公爲不可及也公顧自笑曰是豈足以爲文章哉遂退而從事於古人所謂詩文者詩效唐宋而風韻則往往過之文亦絕不作秦漢以下語蓋其得於天者然也然而旣得之又喜作亦棄而不收曰世無知者安用屑屑爲也蓋其意不直以詩文爲能事也然其在於詩文之外者公不自言人誰知之昔孟湫陽梅宛陵皆窮而在下以詩文鳴於唐宋以其同時得韓子歐陽子者爲知已而爲之相先後故也嗚呼士生斯

世幸者少而不幸者多古今有才無命落拓而不自得者不獨孟溧陽梅宛陵而已而惟其韓子歐陽子世不可多得故上下數千百年之間以詩文而得知遇者不過孟溧陽梅宛陵而止况其在於詩文之外者又非韓子歐陽子之所能知者耶此乾坤缺陷之運而今昔之所同悲悲夫公之不幸一至於此哉余少而從公學公曰可教也顧其才識駑下雖不足以知公之萬一而亦知公之不幸之爲可悲也遂掇其遺藁於公所棄之餘而得若干篇授之公胤子扶餘君曰揚子雲作太玄經而曰後世當有揚子雲知之

使玄經而不傳於世則後世雖有子雲亦何從而知子雲哉此雖殘篇剩馥後世之爲公子雲者未必不由此而知公其藏之以待也雖然知不知何損益於公聊以申後死之悲爾

竹山朴氏族譜序

氏族之有譜舊也蓋以一身而爲兄弟兄弟而爲百千萬億之人散處於東西南北之地以至服盡而親盡親盡而情盡憂喜而不相吊慶生死而不爲忻憾終爲塗人而後已譬如一樹之花隨風飄落有高者低者有遠者近者有錦茵者有泥溷者其歸有千萬

之殊而其本則根而株株而枝枝而葉未嘗不同出於一氣也古之仁人孝子愍其然也作爲世譜泝源而窮其系派沿流而別其支裔旁諮而遠搜列錄而分書雖百十代之遠千萬人之繁而同歸於一本開卷而瞭然於是乎疎者親而遠者近莫不生油然孝悌之心此親九族之所以先於章百姓協萬邦而太史公序列傳必以世家爲重者也譜之不可無也如是夫朴氏東方之大姓而其籍於竹山者爲尤顯自上世以來名公鉅卿指不勝屈而如文烈文匡平章諸公之於高麗文憲公之於 我朝最其著也讀其

豐功偉烈於國乘野史者未嘗不想像景仰而獨其世德宗派則無譜牒可考以數公之名德而茫然不知其所自與所歸又其支派之不出於數公而散居於諸方者或微而不振或繁而不記將不免疎者益疎遠者益遠而同歸於所不知之何人豈非重可惜也此固朴氏先世之所未遑而爲其賢子孫者所不可不勉朴正言奎壽瑞一氏卽其人也常慨然於斯遂與其宗中同志之居在旁郡如時中等若而人合謀而同力宗支之在遠者發單而哀聚事力之未逮者捐財而拮据孜孜矻矻血誠經紀釐爲朴氏世譜

若干卷不日而工斷手夫譜鉅役也人家之從事於斯者皆不免動費年歲或至藉力於名藩巨邑者有之而瑞一氏獨能以私力辦此數千年未了之事於數月之內非至誠而能如是乎此卽所謂仁人孝子之心也人有仁人孝子之心而不能世其家者非吾攸聞况吾嘗聞文憲公以嬰曰之義縣忠臣之後至今通顯于朝爲善獲福天理也豈有厚德及於人而餘慶啻於家者耶吾知瑞一氏之家必昌而大無疑也譜旣成瑞一氏托不佞爲之序不佞朴氏之彌甥也世遠屬疎尙不知派系之所自出今因瑞一氏之

譜而始曉然豈獨無向所謂油然之感乎遂不辭一言而相其役

癸未同庚小真帖序

自夫四海九州之人而觀之則貌同而心異耳目口鼻之得於天者同也賢愚善惡之移於氣者異也噫四海廣也九州衆也同者自同異者自異只當同其同而異其異而已也獨吾帖中之人則心同而面異生同一歲居同一國幼而遊好同壯而志尙同升沉榮落而出處同酸醎甘苦而氣味同自生而長而老而無一事之不同此其心之所以同也若其形貌則

肌膚之或豐或瘠鬢髮之或多或少生質也定形也  
自不得不異此其面之所以不同也夫異之不可使  
之同猶同之不可使之異則同其同而異其異亦當  
如四海九州之人耶古語曰人心之不同如人面心  
之不同者吾輩既幸而同之於其面之異也臨之以  
繪畫狀之以丹青使後之觀者知其同於不同之中  
則是亦不同之同也古之人自香山睢陽以下至洛  
社諸君子凡有同心之會莫不以圖像爲重者其意  
亦如此此吾真帖之說也嗚呼一帖十五人三十年  
如一日心不同而能之乎心之同而面之異也欲卽

其異而見其同於是乎真真烏可無也庚帖之成在  
乙丑之歲帖中人年尙少或仕宦於奔走世故於滾  
汨曾不以真爲事居然十數年來相繼凋落餘者只  
八人遂相與感其存沒而益知真之不可無各成小  
像將欲作帖帖未作而三人又下世今只有五人皤  
然相對人事之不可知也如是夫嗚呼生年同者死  
日宜不相遠自十五人而爲八人八人而爲五人五  
人者年皆七十餘日又可知也他日星霜屢易人代  
迭遷爲帖中人之子若孫者翫其真而想其心曰真  
亦不爲無助真其可已乎哉遂以八真各附於名下



爲小真帖書其說爲序 崇禎紀元後三辛卯十月  
上澣杞溪俞彥述序

記

淮陽府鄉校明倫堂記

淮陽之夫子廟舊在府百餘武之地歲辛未移建于  
府西五里西津江上蓋以文風之不振主事者動於  
術家也歲久棟宇益搖圯不可支而士風則猶夫前  
也又不若也邑之人士反以舊址爲安且吉有意還  
奉而未之果積十數年經營已卯冬余受淮陽符旣  
下車詣聖廟奉審退坐于明倫之堂諸生之帶齋任

者數人來拜曰聖廟久欲還奉於舊址而惟 朝命  
不得願明府圖之余應之曰諸君子儘以宅兆之不  
利而欲移奉聖廟耶堪輿之說素茫昧不可信昔人  
之所謂利者今人已謂之不利又安知今人之所謂  
利者後人不謂之不利耶苟然則後人之議今人得  
無如今人之議昔人耶夫士之所重者莫如學校少  
而灑掃應對壯而修齊治平皆學校之教也苟由是  
而進焉則雖家鄒魯而戶洛閩無不可也此在諸君  
子自力之如何又何以他求哉諸生曰唯唯是則聞  
命矣抑有一說之不可不移奉者聖廟之處地洿濕

柱棟輒患傾頽修葺之役率數年爲常每當移還安之際誠不勝震驚瀆褻之懼不惟是也邑治之距聖廟中隔大江而七八月之間天常多大雨若當秋享之時江漲而香祝不時渡則奈何余遂不能詰馳往見使家於春巡誦其言而請申聞使家曰可越三月祝冊自京師至遂以庚辰之八月某日始役凡三閱月而工告訖錢財則出於儒生而工役用邑民一日之力也於其奉安之日邑子之會者殆數百人余往相薦裸之禮禮成揖諸生而告之曰聖廟今幸移奉自此淮陽之人士將齊而魯魯而道非復當日之淮

陽請以是爲諸君子賀堪輿家誠不可信而要其理則有之又是諸君子之所不能忘請畢其說而爲諸君子祝古語曰人傑地靈蓋人物之生必稟乎山水之精英故自古名山水之鄉未嘗無英人傑士出而鳴國家之盛如眉山之三蘇江東之二陸傳記所載非可誣也我東山水之勝甲於天下故列朝右文之化亦名於天下自殷師以後名儒輩出碩士林立其彬彬郁郁之美殆欲跨中華而上之此則諸君子之所知也夫淮陽之鎮是金剛山而山之清秀奇壯又是我東之第一名山則凡稟於山而居於山之下者

雖爲我東之第一人未見其不可雖不能然與之方  
駕并武於京國之魁碩則可優爲而今猶未也諸君  
子雖有向學之心而尙不免見笑於天荒之未破而  
爲一鄉之羞此非地理之無徵則無或人功之未至  
而然歟今夫淮陽之人士戶不下數百雖未知人人  
稟得名山之精而想其清明秀發之氣亦或有異於  
遐方僻陬之人矣苟能從事於斯孜孜勉勉不進不  
已則當其豹變鯉化之日楚產之陳良未必不先於  
中國而他日大匠之求杞梓者必不舍鄧林而之他  
夫然後淮陽之人士方不負金剛之名山而聖廟之

移建亦將永有辭於術家矣諸君子盍亦勉之哉諸  
生曰諾敢不敬早夜以求從祝規遂書其言而揭諸  
壁以爲諸君子常日之戒

知足堂記

知足子名其堂曰知足客有過而哂之者曰子官不  
顯年不艾道德文章之不立功名事業之不成甚之  
居處飲食之末也而亦不豐而儉何爲而足也子而  
知足孰不知足余曰惟其不足而足是以曰知足人  
欲待足而足則亦何時而足哉吾嘗見人之百種病  
敗千般憂患皆從不知足中來其未得之也奔走於

昏夜蠅營而狗苟奴顏而婢膝苟可以得之則雖吮  
癰舐痔無不爲及其既得也千駟萬鍾棖題方丈可  
已而不已鍾鳴漏盡猶復營營而役役小則辱身名  
而顛敗大則觸刑辟而誅戮嗚呼其亦可哀也已張  
留侯拈出一箇足字喚醒千古迷塗而惜乎無人知  
其義諦上下數千百載之間滔滔一轍長在醉夢中  
也此吾所以名堂以自警且以誠不知足而登吾堂  
者客日子言則誠然矣吾恐其矯枉而過於直也人  
生斯世貴在有爲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也今若從  
子之道而人人知足不計官之高下年之脩短道德

文章之立不立功名事業之成不成而一惟曰知足  
凡於用舍行藏之際皆知退而不知進則是舉天下  
而畫也烏可乎哉是以留侯之知足亦在於三萬戶  
封留之後使留侯而知足於博浪椎秦之日則不過  
爲不畏死之一勇士知足於圯橋受書之日則不過  
爲可教之一孺子而已古今天下孰肯以張留侯爲  
了債之人也子固病世而吾恐子言之益爲病於世  
也余應之曰此吾所以知足也人於稟生之初卽有  
所謂命者命之所有雖知足而未嘗不足命之所不  
有雖不知足而未嘗足知足所以知命也雖然命者

在天天不可必無寧盡其在吾者以俟夫在天者此  
知足之說也客曰唯唯請從事於斯

二閑亭記

余以知足名其所居之堂又以二閑名其堂後小亭  
之所嘗遊憩者客有問二閑之義者曰閑者閑閑無  
事之謂也閑則曰閑不閑則曰不閑而已子嘗仕於  
朝今退而家居口不道朝廷之事耳不聞外間之言  
閑則誠有之矣既閑矣自一日至百千萬日無非閑  
也自一事至百千萬事亦無非閑也今不曰一不曰  
百不曰千萬而曰二閑者有說乎余曰有有子嘗見

世之達官所謂功名而富貴者乎官高祿厚而宦情  
漸薄心勞政拙而世味益闌則曰歸去來兮胡不歸  
有詩則必曰林泉有夢則必在江湖以至屏障而作  
幻山水庭除而設假峰巒以當其歸而卒之低回盤  
礴計與心違白首乾沒於車塵馬足之間如是者閑  
乎曰心閑而身不閑也又嘗見休官謝事自以爲名  
成身退者乎風花雪月言言高致琴瑟几杖事事幽  
情而及其昨非未覺宿嗜難忘則乃曰君恩不可忘  
也家累不可遺也始也腐鼠之若浼終焉弊屣之難  
棄欲進未進似退不退而水火交戰於胷中於是乎

林下遂無閑宰相矣如是者閑乎曰身閑而心不閑也今有人焉拙於宦不休而自休老且病既休而不求進出而無高車駟馬之志處而無華屋玉食之夢既不推挽又何牽連歸臥吾廬終吾生而綽綽如是者閑乎曰身閑而心亦閑也此吾所謂二閑也雖然吾之所以能閑以其能知足知足則未嘗不能閑閑則未嘗不知足知足之與閑相須而不可闕如吾堂之與吾亭相對而不可無也古人有詩曰大都心足身還足只恐身閑心未閑真先獲也遂書以爲二閑亭記

實菴記

吾友玄汝大名其所居之堂曰實菴而徵余記余曰大哉堂之名也富哉汝大之有也至誠無妄之謂真實自強不息之謂篤實有孚心亨往必有功之謂剛中之實此皆聖人之極功也汝大能因其名而副其實否汝大憚然曰吾少而不學老且無聞安敢望聖人之極功也吾見今世之人類多華而不實善談論者或風生而電掣工文辭者或水湧而山出甚至於矜持容儀脩飾邊幅者往往靡曼綺麗殆若美容顏者臨鏡自喜而其中則無也吾病其如是也故存諸

中者自然發之於外言爲動止似若少文華而多質實者嘗入侍於前席 上曰是人也實知臣莫如君一字之褒非偶然也遂敢自信而名吾堂今吾子推言實之義而大之非吾之所能及也余應之曰何傷也是在汝大汝大雖不得爲聖人汝大獨不得爲學聖人之入乎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在於道德仁義而學者之學聖人者亦惟曰道德仁義而已何嘗以道德仁義爲不可及而學聖人於道德仁義之外耶夫聖人盡其實而爲聖人者也學者懋其實而學聖人者也向吾所謂真實篤實剛中之實雖是聖人之極

功而其實則自懋實中來也汝大乎能從事於實言言而實事事而實實之又實則又安知汝大自勉之實終不爲聖人極功之實乎聖人亦人也學之則是汝大乎常顧堂名母自小母自畫也遂書其說以助汝大晒燭之工

南爲亭記

節制張君旅食京師從余遊相好一日過余曰吾鄉北也吾人武也里中年少常以時節講主皮之射而射不可無亭故相與相地於山麓之陡入海中而三面臨大洋上平可以置數楹屋者而作小亭蓋爲射

伴避風雨遊憩之所而以其臨海之故朝暮烟雲之興滅遠近島嶼之出沒亦頗有登望遊觀之勝也里名南爲射於亭者強名之曰南爲無義也願子之錫之名而文之以張吾北人之氣也余曰有是哉亭名名如是足矣又何必改諸請爲君釋其義夫東西南北天地之四方四方之風氣習俗常不同故人之稟其氣而習其俗者亦隨而異南方則文明而北方則強勁東人多仁厚而西人主武猛此固天之所以限東西南北者而若論其成材致用之道則常患偏而不全必也相須相資矯其有餘補其不足而後方可

爲有用之通材是故士之志功名而欲需於世者生於東則必曰西笑處於西則常願東遊而南方之產則必北學於中國此雖人之事而殆天所以財輔人才之理也今君北方之居而君之鄉人業於射射是衽金革之事則此夫子所謂北方之強也若不克之以南方之柔則將不免爲彊弗友之歸此必識此理者名君之亭使之顧名而思義也記曰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四方射者男子之事而四方者東西南北也今君之鄉人以弧矢爲業業成之日乘長風而破浪於滄海之東立大石而勒功於狼居之西然後



三箭射旄頭掛弓於天山之北而南歸獻功於上都則方可謂能事之畢而不負於亭名此南爲之義也願君歸以此意語於亭之射者而相與勉之若其地勢之通豁風景之殊絕余嘗謫居於君之鄉山川風物雖能隱約其一二而日月已久不能瞭然於心目今不必隨君之口語而強爲之形容且其作亭之意在彼而不在此故畧之張君名起允以武發跡官經三品云

惟吾軒記

天吾覆地吾載天地非吾之天地乎民吾同胞物吾與民物非吾之民物乎天地吾也民物吾也凡天下萬物萬事有非吾之物與事者乎是以聖人以叅贊位育爲吾事賢公卿之欲行道於世而任陶匄之責者以一物不得所爲吾憂士之不遇於時者亦莫不幼而讀吾書壯而行吾志以天下萬物萬事爲吾分內之事凡吾頂天立地而爲人者其負抱吾期待吾不其重歟睡隱翁名其所居之軒曰惟吾翁嘗天地吾民物吾亦嘗萬物萬事吾則今以惟吾名其一軒者何其小也翁聞之而笑曰子非吾安知吾之惟吾軒之義也自其可吾而吾之則誠如子之言天地萬

物皆吾也自其不可吾而不吾之則凡吾一身之外遠而山川草木虫魚禽鳥近而親戚故舊妻子僕隸皆非吾也吾欲功名而富貴則天也非吾也吾欲軒車而簪組樓臺而池榭則人也非吾也吾雖欲強而吾之不可得也是故子綦隱几於南郭而吾喪吾莊生觀魚於濠梁而不知吾此豈非達於吾吾不吾吾之理者耶吾少而不學老而無成才吾拙地吾局子所謂聖人以下之事吾既不得以吾之則無寧從其不可吾而不吾之與子綦莊生爲吾友之爲知吾也吾於是乎歸臥吾軒圖書几案之位置於左右者吾

也花木竹石之羅列於前後者吾也朝簷而負曝午牖而納涼者亦吾也以至客來而呼酒細酌客去而擁衾高眠凡其于于而遊處居居而食息者無非吾也吾乃頽然而坐嗒然而思向所謂可吾不可吾者皆悠悠而獨吾所吾者吾軒此惟吾軒之說也願吾子志之余愛其言之達又嘉其名之不俗遂書而爲惟吾軒記

題跋

書姜孝元殉義錄後

此姜孝元殉義錄也嗚呼孝元之死誠悲也人孰不

謂孝元之不幸而余則以爲非不幸而幸也夫孝元賤也非官守也非辭命也死非其責則雖不死可也可以不死而死則雖謂不幸亦可也雖然人之有生莫不有死等死也曷若死於當死之爲死不死也孝元同時爲吏胥者非一二其有不死而至今生者乎死而有不死之名如孝元者亦幾人乎不論吏胥雖搢紳大夫除鄭弼善一人有能明白辦一死如孝元者乎使孝元無當日之死則亦朽壤也腐草也人孰知世間有所謂姜孝元也特以死得其死朝廷而愍惜之國俗而嗟傷之尤菴老峰二先生之大筆而褒

揚之至今 馳贈之典及於其死百有餘年之後此在孝元幸耶爲不幸耶孝元之孫壽億來示此錄書此而歸之使知其祖之死非不幸而幸也

朴有道所藏謙齋畫帖跋

此謙齋八十翁畫而朴有道藏也有道不知畫而愛此畫甚寶翫不釋手豈其所愛者不在於畫而在於人也耶畫凡幾帖雜畫山水人物木石花草而類皆古雅不俗極幽深之意淡泊之態而飄飄然有遺世出塵之想此其胷中之所有而發爲筆端之精神至老而不衰者也觀詩而得性情見書而知心畫則何

獨於畫而不然哉謙齋之非俗人可知已世之觀謙齋畫者輒叫奇絕倒曰逼真曰通神此知畫而不知謙齋者也有道獨於筆妙之外犁然神會得謙齋之心於手腕之下而心愛之有道非所謂不知畫而知觀畫之法者也歟有道病臥城南宅召余書畫之左方卽謙齋乘化之年已卯陽月也余雖不知謙齋而有道則知謙齋又知余其使余書於畫者又安知不以書而別有所以耶謙齋而有知必莞爾曰吾嘗好畫而世無知我者今以畫而得朴有道又以有道而得俞繼之千載下子雲堯夫古人所以爲難而吾今

以一小技得之於死未一年之後吾之所好非徒好云爾則此固爲謙齋之喜而余與有道不虛知謙齋則又何喜如也遂書而歸之

書 神宗皇帝御書龍字障子後

此我 神宗皇帝御書而陪臣購來於燕市者也嗚呼 神宗皇帝之於吾東方天地也父母也凡圓顛方趾食息言動於吾東方者孰敢忘之恩之德也然而甲申天崩之去今日不過爲百有餘歲而小子後生往往不知有 皇朝者人情狃於久遠而然從今以後愈久而愈遠百歲而至於千歲千歲而至於萬

歲則人必不知。皇明之爲何世界萬曆之爲何甲子天下寧有是哉。自夫御書之東來也。人之奉翫手澤想像心畫者。莫不飲泣吞聲。其悲憤慷慨於匪風下泉之思者。不啻如昨日事人之秉彝同也。推此心於舉一國則雖以此而復九世之讐無不可也。雖不得然天地父母之恩人人貼在額上。使禮義東方得免於夷狄禽獸之歸者。在於是然則此一紙之爲德於吾東方。又不啻一時再造之恩而已。於戲不可忘也。崇禎三乙酉十月陪臣俞彥述泣涕謹書。

又書

我 皇上聖藝天縱其心畫之發於遊戲之餘者。必不止一二而獨此一字。尚至今流落流落而又必於吾東方者。豈其有天意哉。夫龍者神物也。當其德衰也。泥蟠土蟄。曾不若一蠓蟻。一朝時至。則乘雲霧而御九天。利見於天下。其屈伸顯晦。未嘗不與天運而相上下也。一自壽山遺弓之後。四海腥羶。潛伏亦無其所。而攀髯之痛。獨在於吾東方。則安知興慶池中。之物不隨乘雲之聖駕而東來耶。聖人作易。取象於陽陽。無終盡之理。則飛而在天。吾不能無望於龍。

御製御筆後小跋

暮年逢春深。祝有年。

此八字卽 御製御筆頒賜朝臣者我 聖上臨御  
四十七年庚寅季冬日也我 聖上四紀光臨八方  
阜安亦旣無顛連化離之民而猶且言言曰民事事  
曰民言言事事而不足又復發之於新春之祝嗚呼  
盛矣哉宜其無不獲之民也世之論至治者必稱堯  
舜而堯之民曰含哺鼓腹舜之民曰解慍阜財不有  
年則堯舜之民亦何以樂其樂也我 聖上祝年之  
意其亦堯而已舜而已小臣生逢堯舜之世老白首  
無能一言一事不能有補於明時歸臥西臯于于而  
作居居而息居然一康衢之民也得此寶墨遂手自

粧繕揭之壁上日招呼村翁野老於其下瓦樽濁醪  
飲而醉醉而歌以代帝力何有之詩遂自命曰堯舜  
之世西臯老氓云爾

書林君澤夏南湖流觀錄後

彼明湖十里映帶左右之峰巒者非三日浦之三十  
六蓬壺乎前臨溟海萬里七峰羅立如星嶽色波光  
明滅於眼中者非海山亭夕陽之望乎舟行十里得  
萬二千峰於大海之中者卽所謂海金剛乎詩如畫  
畫如詩令人目擊而起飄飄拂拂之想者非林南湖  
之絕藝乎晴窓展卷不覺叫奇而絕倒可笑西臯子

之癡癖老不能已也

賡進 御製耆社詩帖跋

上之四十八年七月日 上御集慶堂命耆社諸臣  
可以入來者入侍於是臣允行臣致明臣星鎮臣穀  
臣益炗臣泰齊臣彥述承命入對 上命進前各賜  
慰存笑語款洽殆無異家人子弟親書下 御製詩  
十四言卽席賡進因命行新恩之戲蓋以臣穀臣彥  
述新入耆社也臨退各賜衣資食物甚厚又命設會  
於耆社以盡其餘懽臣等遂敢於 御製帖陪進後  
翌日齊會於耆英館畧設杯盤旣醉旣飽各爲詩二

十八言以歌詠 聖澤異恩也臣等竊伏惟念從古  
君臣讌樂何代無之而臣等今日所蒙卽古所未有  
之盛舉也康衢老人逢大德之世歌謠含鼓自樂  
其樂而未聞其親承色笑於土階茅殿之上降而至  
於香山之會洛社之遊幸生唐宋無事之時其遭逢  
之盛朋遊之樂可謂太平盛代風流勝事而然其九  
老十二老之詩不聞宸藻之並傳臣等俱以蒲柳之  
姿同得樗櫟之壽叨此不世之異數在一身固爲無  
窮之光耀而因念南山不騫北斗長懸春風化國蒙  
被周王壽考之澤者將不知幾十百人則此日此會

又豈特臣等七人光耀而已哉嗚呼康衢遠矣今之時可謂又下於香山洛社而臣等之所被恩遇則是康衢香洛之所未有也此豈非臣等之幸也遂自幸其逢時之幸謹拜手稽首跋

墓表

十代祖成均進士 贈吏曹參判府君墓表

洪州之魯隱洞有坐子向午而墓者卽吾先祖進士贈吏曹參判府君衣履之藏也府君姓俞諱解上祖諱義臣以新羅世臣不屈於麗降爲杞溪縣戶長子孫仍籍焉至注簿諱汝諧嘗作詩刺權臣崔沆被罪

流海島事在麗史高祖諱僖曾祖諱承桂官皆版圖判書祖諱成福判司宰監事考諱輯 贈左承旨妣長髻吳氏縣監成佑女此府君內外世譜也嗚呼府君生于世闕妙齡成進士其儁才標望必有可以垂示來許者而旣不幸早世僉樞公以在妊之孤兒晚始成立則家乘之散佚事蹟之茫昧固也舊譜只錄享年二十四諱辰六月二十日而已生卒年歲亦不能記今於三百餘年之後雖欲追撫行實闡揚聲徽其可得乎此在後孫爲無窮之痛也配 贈貞夫人竹山朴氏縣監禧女也卒于僉樞公扶安縣任所將



歸附府君墓柩次庇仁縣有異徵遂用術家言葬于本縣北通方洞坐丑之原別有八代孫命賚記命健書墓表僉樞公諱起昌燕山時非罪烏配 中廟改玉徵以兵曹叅議不就退居庇仁遺命以舊衙書木主舉五男二女長舜舉判官次汝弼次汝翼別坐次汝霖判書諡景安次汝舟被選賢良女適大司憲柳世琛牧使洪世弼舜舉一子璟察訪汝弼汝翼皆無后汝霖四子綰生員縝府使絳判書諡肅敏綸進士汝舟一子緯將仕郎璟無子取從姪洵爲后官縣令綰三子長灝縣監次泓左議政諡忠穆次洵縝無子

取從子涵爲后進士絳二子長泳郡守次涵綸無后緯一子浚諸派子孫多不能盡錄只取其有官職者書之僉樞大禧同樞大祺奉事大祿叅判大禎郡守達曾直長魯曾觀察使昔曾承旨晉曾弼善守曾典籤是曾郡守善曾叅奉與曾別提樞郡守秘司評樗都事夏震判書夏益承旨夏謙叅奉命宣僉樞順基郡守處重奉事載重郡守任重文都事世重縣監道重虞侯彥佐正字漢人正言恒柱灝派也僉正大述大司諫大建叅議大進同敦寧大逸主簿憲曾正郎纘曾同樞懋曾叅判杞平君伯曾叅奉桌司議枋別

木浦集 卷五  
提樞正郎穆著作樟知樞樞博士命鼎知樞命擘郡  
守命聃持平命咸郡守勉基同樞崇基叅判健基五  
衛將隆基叅判彥國監察漢章奉事漢慶泓派也監  
察大倣文府使大脩文通政大倣僉正大倣監察大  
佑判官孝會文正學會叅奉養會縣令勉會守門將  
貴會主簿後會縣監得會監察樞縣監絜叅判文忠  
公榮監役斐虞候樞縣監命諛校理命胤府尹命一  
文佐郎命哲監役命擇正郎命興叅軍鼎基縣令泰  
基縣令相基知樞億基郡守夏基府使一基兵使冑  
基叅奉壽基牧使彥哲縣監彥宗郡守彥徽叅奉彥

質行大司憲彥述正郎彥肅牧使彥摯縣監彥慎縣  
監彥容縣監漢喆郡守漢輔直長漢鼎縣監漢膺直  
長漢緯涵派也郡守大衡文都事好會觀察使省會  
郡守希會觀察使忠簡公梶大司憲檄都承旨樞兵  
使椀監役哲僉樞樸郡守命益正郎命夔縣令命稷  
監役命賚右叅贊命雄判書命弘牧使命健牧使命  
岳觀察使命疑判官正基都事得基僉樞進基知樞  
廣基正郎學基庶尹斗基承旨宇基郡守業基右叅  
贊最基縣監迪基領議政文翼公拓基叅奉默基左  
尹直基正郎肅基縣監郁基持平彥明叅議彥通正

言彥協都正彥鐸縣監彥璞直長彥鎰虞候彥翕校  
理彥好大司憲彥民叅奉彥欽洗馬彥鏤府使彥鉉  
縣令彥鏞都事彥錡僉正彥銖應教彥鎬判官漢吉  
大司憲漢蕭縣令漢泰牧使漢葛奉事漢叅校理漢  
謹都事漢炅正字漢敬叅奉漢容叅奉漢寧正言岳  
柱泳派也叅奉椽叅奉聖基文正郎彥脩浚派也此  
外本孫之無官者外裔之通顯者殆至指不勝擣而  
若我 仁獻 仁烈 仁宣 明聖 端懿五聖后  
之光膺寶命以贊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業者亦  
皆府君之自出也此無非府君蓄慶種德未及自食

其身而遺諸後人者也古所謂根厚者枝繁源深者  
流遠不其信歟墓舊有表歲久剝缺不可讀而所記  
世代年表不無疎謬處五代以下子孫亦不可不追  
錄十代孫彥摯方宰本州伐石將改豎茲敢撰次如  
右舊表亦不敢去移立于左方云 崇禎三癸巳二  
月十代孫正憲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彥述謹識  
行狀

先君子狀草

府君諱復基字君始俞氏系出慶州之杞溪縣勝國  
初有諱義臣以新羅世臣不屈降爲杞溪縣戶長子

孫仍籍焉至諱汝諧以直道忤權臣謫死海島事在  
麗史入 本朝有諱起昌得罪燕山流海島 中廟  
改玉以兵曹叅議徵不就自號西湖散人放浪湖海  
以終其身卒 贈兵曹判書鄉人至今廟饗之是生  
諱汝霖禮曹判書 贈諡景安景安生諱絳戶曹判  
書 贈諡肅敏兩世趾美蔚爲 中明二朝名卿肅  
敏生諱涵進士 贈左贊成出爲仲父府使諱績後  
於府君爲五代祖也高祖諱大徹文科通政 贈吏  
曹判書曾祖諱養曾叅奉 贈吏曹叅判祖諱棊監  
役 贈吏曹叅判初贊成公第五子監察 贈司僕

寺正諱大佑生 贈左承旨諱次曾無嗣取監役公  
爲子考諱命一文科府尹 贈吏曹判書妣 贈貞  
夫人昌原黃氏觀察使諱儁者女以壬寅四月二十  
五日有夢虎之徵而生府君於漢師寬仁坊之本第  
府君生而英粹異常眉眼如畫纔二朞邁疾甚危至  
終日不能甦舉家憂遑有一醫之善相者來見曰勿  
憂也此兒眉目非凡人決無天法已而果無虞自在  
髫鬢聰穎絕倫嘗侍王父母側折旋進退明敏周詳  
王父奇愛之以土田之在近郊者與之曰賞汝善應  
對也天性至孝事親常先意承奉朝夕視膳左右服

勞未嘗有一毫違迕色終日侍坐有怡愉之顏洞屬之容至令傍人感嘆王母嘗患虛羸甚重醫言當多用河車而愈河車者卽產婦胞衣也產家例靳固得之甚難府君乃與舊奴之有忠愛者每日乘昏而出乞得於三日火燒之家而進之日以爲常病終良已雖云藥力而蓋亦孝感也及遭王父母喪執禮甚嚴送終追遠一無餘憾血泣孺慕三年如一日庶母無子待之極其誠禮常得其歡心孤露之後益篤友愛伯氏叅議公不幸早切則每痛傷不已視其幼孤無異已出至誠教導以至成立與叔弟知樞公季弟進

士公同居一洞昕夕遊從湛樂融洽和氣藹然非出外則未嘗一日相離推以至於遠近宗族敦睦周恤一以誠意尤篤於友朋與人交必誠心相與不設畦畛以故從之遊者莫不愛敬而素性介潔剛方平生不隨俗俯仰其在朋遊言議侃侃未嘗苟同見人不臧則雖杯酒歡讌之間必正色責之不少饒假王父嘗憂之曰此非明哲之道也嗚呼直道難行人心不如我心畢竟爲人所齟齬卒之身陷名僇者未始不由於是也痛矣痛矣府君才藝天成少業功令文詞瞻麗筆翰適佳出遊場屋輒居上游而爲其末藝未

嘗自多嘗以庠任倡率多士上疏爲儒賢申辨語甚  
剴切先輩亟稱以正直當已已世禍延公最績以前  
監察上疏訟 坤殿幽閉之寃得罪死桁楊暴屍禁  
門外無敢顧者府君慨然與一二同志集錢斂屍送  
還其家聞者莫不義之醉夢軒李尙書秀彥王考執  
友也聞而嘆曰此吾故人子也乃能辦此事乎爲之  
嗟賞久之其後延公之子壽昌委訪不肖等語及先  
故感泣不自勝時凶黨滿朝羅織忠賢士友之稍有  
名者鮮能得免府君素有時望積被忌忤乃於甲戌  
春白地構成誣案禍將不測幸賴 上心覺悟善類

進用時象一新府君就囚經一夜卽蒙放釋府君於  
是嘆身命之抹掇慨世道之險巇絕意科宦欲自廢  
以終身爲家人所強勸勉赴丙子司馬試與季氏進  
士公聯名登進士及當已卯科獄王考舊廉之素號  
狡惡而嘗以罪受重杖於府君兄弟者以試院憲吏  
被訊於王府挾前憾於其亂招攬丙子科事誣府君  
兄弟遂對吏申暴事皆白脫將放送有獄官請施儒  
罰北溪李相國世白白于 筵中曰士子之入於此  
獄已是不幸雖薄罰豈可施之於無罪之人耶 上  
曰相臣所達是矣特命放送府君乃喟然曰士尙可

以行於世乎遂永謝交遊卜居於終南山下以雙檜  
名亭遺落世事杯酒自適家事窮空疏糲不繼而處  
之晏如時與兄弟步登前岡嘯咏徘徊優游自得如  
不知身處於阨窮者府君素有痰火之祟戊子二月  
感寒疾彌留以二十四日竟棄諸孤距生年壬寅只  
四十七嗚呼府君以高世之才出人之行少厄公車  
晚中奇禍不能策名 王庭究其所有卒乃沉淪窮  
厄以終其身而天不佑善壽又未得中身天乎天乎  
不肖等不孝積惡乃止於是耶先妣潘南朴氏錦陽  
尉諱瀾之曾孫郡守諱泰斗之女資性端莊靜淑事

尊章婉而順奉君子和而敬姊姒之間人無間言王  
父母嘗稱之曰是婦之幽閑貞靜甚有婦道而天稟  
仁柔處事太潔無人世間一點塵累恐不得遐年府  
君平生不理生產家道芻落殆至於屢空而先妣安  
於儉約勤於幹理未嘗以有無爲府君憂生於辛丑  
五月初十日歿于癸酉三月二十日舉一男一女男  
天女適李倚相先妣延安金氏郡守號菊畦諱迪之  
曾孫學生諱堅之女自在室孝于親和于兄弟爲父  
母所鍾愛及歸府君事無專行言無遽發雍容和順  
內外穆如府君甚宜之自遭大故只爲幼孤計不忍

本湖集 卷五  
滅性下從而自閉一室三年未嘗啓齒非朝夕饋奠則不出戶闔家益貧窶殆無以爲生而紡績針線至誠拮据不令子女有飢寒色諸子或惰慢嬉遊則輒責曰汝輩是寡婦孤兒也不讀書何以爲人諸子侍側語或及於錢財則輒又正色曰古人有口不稱錢者汝輩獨非士夫而口稱錢財耶夜則必令諸子明燈讀書而手女紅坐其旁親計其遍數而課勸之不肖等不孝無狀雖不得奉承教戒萬千之一而伯仲二兄之得以文藝之名見稱於人者莫非先妣訓誨之力也二兄不幸有才無命俱不得成一名而不肖

以父母餘慶冒占科甲得霑寸祿而先妣之墓草已宿雖欲致一日之養何可得也嗚呼痛矣先妣生於甲寅二月七日歿於戊戌六月二十六日舉三男一女男長彥燮次彥質叅奉次卽不肖女適姜聖興彥燮無子取從子漢緯爲嗣一女任觀周注書彥質三子漢鼎漢師漢益二女金會淳李鉉圭不肖四子漢緯進士漢紀漢綱後改漢純漢維一女宋煥五李倚相一子述曾一女張德紹府使辛師伋姜聖興二子命海命岱嗚呼府君以通才標望半生窮廢不能以名德事功施於有爲表顯世人之耳目而若其居家行誼



之可以模範於末俗儀表於後承者宜不草草止此而當其捐背之時不肖等年皆稚小蒙無知識及今日月益久耳目寢遠則雖欲追記其萬一茫然無徵信之道遂使其卓絕之操純懿之行並歸於泯沒而無傳此則府君之不幸又不但在其生前而已嗚呼如不肖者其何以盡為人子之道耶嗚呼痛矣謹以世派生卒及一二事行之所嘗習聞於逮事者構成一通文字而不敢爲一毫浮辭以違府君之意而重不孝之罪云爾

堂兄坡州牧使公行狀

公諱彥哲字原明系出慶州之杞溪縣當羅麗革命之際有諱義臣以世臣不屈降爲杞溪縣戶長子孫仍籍焉累傳而至諱起昌官止僉樞嘗得罪燕山流竄巨濟 中廟改玉起拜兵曹叅議不就自號西湖散人浮沉湖海以終其身卒贈兵曹判書鄉人至今廟饗之是生諱汝霖禮曹判書 贈諡景安生諱絳戶曹判書 贈諡肅敏仍父子以名德趾美蔚爲中明兩朝名臣生諱涵進士 贈左贊成出爲仲父府使諱縝後生諱大徹文科通政 贈吏曹判書生諱養曾叅奉 贈吏曹叅判於公爲高祖也曾祖諱

棐監役 贈吏曹叅判贊成公第六子諱大佑監察  
贈司僕寺正生諱次會 贈左承旨無嗣取監役  
公爲子祖諱命一文科府尹 贈吏曹判書考諱德  
基進士有至行遭判書公喪不勝喪早世以公叅從  
勲一等 贈吏曹叅議妣 贈淑夫人韓山李氏判  
書奎齡之女性峻潔有女士風以 肅廟丁卯七月  
二十三日未時生公于漢京皇華坊公生而端好明  
秀異於凡兒判書公嘗膝置而撫愛曰大吾門者必  
此兒庚午判書公見背翌年辛未叅議公繼逝是時  
公年纔五歲攀擗哭泣已能如成人一家皆歎異之

七歲嘗侍大夫人語自覺其言辭稍欠雍容大悔恨  
卽走伏祠堂終日待罪家人至暮尋訪而得之其純  
性之見於兒時者已如此稍長自力歛書不待課勸  
而晨夕矻矻甫成童文藝大進出遊庠序華聞益彰  
儕流之同學者皆莫之能及丁酉中司馬戊戌除  
貞陵叅奉庚子陞義盈庫奉事辛丑遭大夫人喪喪  
除甲辰復拜司甕院奉事兼差 國葬都監監造官  
仍以六品階轉義禁府都事遷掌樂院主簿乙巳移  
拜秋曹郎曹素號積弊自公之居職請托不能行奸  
宄無所容未滿一年曹務肅清人無敢于以私者長

官惜其去 啓請久任過二年丙午十二月 除高靈縣監縣以嶺外巖邑古稱難治公之爲政安和周詳以擾民爲戒以干譽爲耻寬而不弛縱惠而不姑息猾吏畏之若神明小民愛之如父母在任數年百廢俱興綽有成效秩滿當歸邑民遮道而不可得則相與走京師願留于 朝家遂命加一年及歸吏民各出財力爲豎穹碑以寓去後之思在嶺邑時當戊申逾亂時變起倉卒列郡風靡公慨然曰 國事至此莫非王臣何人赴戰效死何人退坐傍觀卽馳往見監司黃公璿曰高靈兵只三哨單弱不可赴鬪若

以知禮兵三哨許之則我當爲前驅黃公義而許之公遂以兩邑兵前進以忠義勵士士皆感激無敢後者取山路向陝川路經大嶺至嶺下偵者曰嶺上有賊伏日且暮不可進左右恇恇欲退轉公毅然曰雖有伏吾以 王事提兵到此豈可不見賊而退步遂鼓行踰嶺竟亦無賊兵阻梗蓋賊果有伏於嶺上而前一日已撤去云公遂與諸郡兵進薄賊壘而焚之竟得以取雋賊平公絕口不言當時事適又黃公不時殞逝論功多不以寶策勲時公只錄原從一等公則迨然而邑人無不憤惋欲死者已酉夏宰臣之曾

以安撫使在嶺南者陳白曰戊申軍功今已畢勘而以俞某事嶺外物情尚多不平云上問于宰臣而得其詳特命加資國典升資者例不得赴舉公之文學才藝人不以常調蔭官期之而所以論功者適足以枳其進塗一家諸議皆以爲惜至欲送言於筵白之宰臣而收還之公夷然曰得失命也自來之物豈可較計前頭之利害而求免乎自是浮沉蔭路遂廢公車之業儕友之素知公者莫不稱惜甲寅除五衛將丙辰除利川府使爲治一如在嶺邑時吏懼而民安之戊午適還己未除曹司衛將嘗立侍衛班

上望見而問曰彼相貌端雅者誰也左右以姓名對上曰此無乃嶺南有事業之人耶仍語其陝川賊藪火焚之事而稱歎曰猛峭庚申除坡州牧使適有齊厚陵行幸上於筵中歷數沿路邑弊至坡州則曰邑宰得人吾可以無憂行幸日期甚迫而本邑又當爲宿站事役甚旁午公疾馳赴任凡百策應皆躬自拮据至如橋梁道路之役並官募而不煩民力及至駕過民皆按堵如不知有行幸者上至坡州下教曰予知俞某之爲人非此人則豈無窘急生疎之患旋因御史林象元之褒奏特授表裏以獎

之壬戌適歸癸亥以後連差 陵殿獻官時公已病  
而一未嘗辭避曰人臣奉職之道當然公素有疾崇  
在坡州時重爲水土所傷甲子九月三日考終于正  
寢享年五十八以翌年正月葬于坡州坡平山下負  
丙之原先是公以王父判書公宅兆不利積費經營  
求得吉地於坡平而改葬之仍指其墓前數十武之  
地曰此當爲吾身後之計至是家人從其治命而其  
過期至於逾年者蓋因日家之忌云公天性篤於孝  
友自以幼年失怙至痛在心如不欲生晚奉偏慈朝  
夕娛侍膝下怡愉順適殆有嬰兒之慕及其風樹不

停祿不逮養則哀違寃慕常以爲終身之痛每當喪  
餘則必前期潔齋禮以將事其洞屬之容肅雍之儀  
殆令傍觀者起敬臨當撤罷徹明哀號如袒括之日  
尤重於奉先之禮事係先代則必盡心力而爲之曰  
吾輩不卽圖此世代寢遠子孫益至於衰替則雖欲  
爲此何可得也判書公墓無顯刻公嘗求得碣文於  
陶谷李相國而因事力之不逮未及入石至其臨終  
奄奄已不省事而顧視余而執手曰墓道之事今以  
屬君家事一無所及每以終鮮爲至恨邀置姊妹二  
人於家中常同侍大夫夫人膝前懽樂融洽和氣藹然

木浦集 卷五  
及其相繼喪逝則痛念不自勝視其幼孤無異已出至誠教養而課責之并至於成立與羣從昆季同居一洞朝夕遊從情好款至人之見之者殆不識其非親兄弟也推而至於宗族姻黨敦睦周恤曲有恩義遠近親疎無不得其歡心在嶺邑時有一族人來依邁癘幾危人皆畏避而公躬自護視藥餌糜粥并皆親檢待其稍蘇厚資糧而輿送于家其人後嘗謂人曰吾之至今在世爲人者某公之力也仍泣下霑襟云御家衆恩而有法閨門之內雍穆無異言雖婢使之微有過則諄諄誨責未嘗加以盛怒及喪僕隸

之至幼少無知者並皆哭之如父母非德之感人者深孰使之然哉配咸陽朴氏都正起祖之女無嗣取從弟叅奉彥質之子漢鼎爲後三女文學朴正源叅奉李克顯主簿金和行其婿也漢鼎娶奉事金福澤女生二男一女男泰柱崇柱女李堯八朴正源一子相福李克顯四女申光憲金履寅金基長洪樂綏金和行一子履錄三女沈公藝趙榮慶李輪祥崇柱一子幼內外孫曾摠若干人嗚呼余與公爲兄弟四十餘年雖其年稍後未及相周旋於公之少日而自其省事以來與之出入而遊處者亦且二十有餘年則

知公之詳宜莫如余公蓋純行豈弟人也接其貌端莊而溫粹聽其言敦實而簡重待人不設畦畛處已不踰繩墨與之處愈久而愈可愛雖平生所不知者一見未嘗不以爲金玉君子也公天性安靜平生無疾言遽色雖當簿領倥傯之中場屋凌遽之際處事愈益安閑從容整暇羣從兄弟或病其緩不及事則公輒笑曰君獨不聞古人忙後錯了之訓耶與其作事忙遑終有後悔曷若從容舒緩之雖不及事猶無顛錯僨敗之患也況且從容舒緩者未必有不及事之慮耶公少喜讀書讀書必精透妙解一字一句未

嘗放過嘗曰讀書麁疎者不但無益於文辭亦必有害於心性爲文章典重溫雅辭理俱到雖素所稱大手筆或自以爲不及詩章亦格律雄渾排比精當深得古作者體格而惟其謙不自有人無知者噫公之文學行誼可以標望一世而猶不見知於人沉晦以終其身則文章餘事也人之知不知又何足爲公輕重也公之歿今已十有八年墓尙無誌漢鼎懼其愈久而愈益泯滅哀集公平日事行要余爲狀余嘗辱公之期許曰吾弟也於其托義不可辭遂投涕而爲之敘次如右以竢立言之君子

松湖集卷之五

松湖集卷之六

雜著

琴銘

石上之生耶爨下之來耶風霜老大不材之材耶斲  
為器而被以聲巧匠之弄其才耶人不彈而我自知  
寡和而鳴其哀耶北窓清風之曲將侑陶令之杯耶  
南薰景星之歌能阜虞民之財耶松風竹月願矣時  
而徘徊耶

又

圓而方象高深動且靜法陽陰蘊其德發諸音扣則



應樂不淫時行藏君子心吾誰與嗟汝琴

明倫堂銘

丙辰謁聖別試

壁後其沼杏前其壇翼翼有堂 我王戾止言觀其  
額三字煌煌絲綸自天色笑如春詔我多士無人不  
國無教非人盍汝顧是人有秉彝得之于天其目曰  
五上而君臣下而父子遂及長幼化闡敬敷風動日  
新治以之臻教蔑愆微禽裳犢冠不知其人所以賢  
聖慥慥罔弛下一明字命契以教訪箕而敘聖人之  
至造次于是食息於斯既明又明然惟服膺尤切顧  
思堂所以名緬昔宣聖首明斯道日月萬古于以作

堂于泮之中義實有取况是大字出自考亭與道東  
來前聖後賢一體拳拳名之稱哉明於上世堂于今  
日盖亦有待爰居爰處載瞻載覲目所常在斯名斯  
義仰瞻俯思人所以人登茲兢惕晨夕孜孜罔或小  
愆叔季歸來斯義弁髦堂獨巋然法駕載臨玉音是  
頒聖有憂者化臻封屋俗躋時雍其自今繼臣拜作  
銘獻于 丹墀拭目聖世

畫像自贊

眇而少功名之相耶黑而瘦富貴之狀耶非功名不  
富貴而無所當抑可爲山林丘壑之象耶循平生而

仔細思量可笑虛生虛死七尺之長然其有招不來  
麾不去之微尙輒自懷富無驕貧無諂之妄想雖芬  
華與波蕩區區之守未嘗自失而自喪是以無所怍  
於俯仰乃能頂天履地獨立而昂藏西臯翁七十一  
歲自贊自書

永柔武侯廟 致祭文

緬昔漢季有臣武侯曷比管樂寔匹伊周三顧主恩  
六出臣義豈容兩立但有一死高光物舊吳魏敵強  
責在老臣忍負先王名懸日月心質天地出師二表  
人誰不淚雲霄一羽夢想千古瞻言遺祠在彼西土

山名偶同聖志攸寓可祭於斯同歸者誰岳王挺世  
惜不其時北轅遠矣東窓誤耶山未撼易天不祚何  
男兒片心背字有四黃龍痛飲竟負初志文山苦節  
柴市悲風擎天願乖蹈海途窮孔仁孟義正氣歌終  
厓山落日金戈在手三年一樓吾義吾守北方靡托  
遺像來東猗茲三賢迹符心同茲庸義起並以禮配  
肅肅其像洋洋如在山高水長廟貌孔陽地老天荒  
義烈采彰歲雖千百感則朝暮誠虔奉幣意寓聽鼓  
世入長夜義晦麟經永懷風烈倍激衷情仵官涓吉  
敬葺洞酌不昧者存庶歆菲薄

埋亡女文

汝與吾為父子今七年矣汝生四歲失母鞠於外氏  
既不識母顏父亦在遠相見僅一年一二次汝之生  
固悲矣死也父雖及見而病已不省不能有一言母  
山在三百里外魂亦不得相依其死為尤悲世間薄  
命無汝若也汝骨法剛緊性姿明慧明慧非壽之徵  
而剛緊者亦復夭耶念吾賦命奇釁孤露之餘又哭  
汝母於中年所以慰者膝下有汝兄弟三人汝今又  
至此豈汝無死法而坐吾惡業竟七歲而止耶汝以  
庚戌之七月二十二日生以丙辰七月之是日埋于

先壟之側生與歸皆是日此亦有所前定而然耶葬  
汝必于墓側者不但欲汝魂不孤此後省拜之路可  
以常常見之汝或有知則一年一二見想與生時無  
異若其無也則亦不知不見之為悲矣汝之知不知  
吾不知而吾則以此自慰

任士範 師夏 哀辭

猗嗟乎死生之常理兮達者安而愚者怛賢愚貴賤  
之同歸盡兮寒暑夜晝之相推斂來之時而去之順  
兮余何悲於公死然余悲之不悲死而悲其生兮疇  
不若而止於是余雖不足以知公兮與之周旋則盖

松清集 卷六  
久人不取其淡泊兮余所喜者樸厚雖不修其邊幅  
兮亦無踰乎繩墨恬素而介潔兮君子人兮金玉公  
既自信而自好兮人孰爲之先後官三品而低回兮  
曾不究其所有廬吾居而讀吾書兮俯軒冕而如無  
門常掩於城西兮左琴樽而右書圖兒孫兮後前兮  
粥飭兮朝晡公曰我所樂兮又何懷于榮塗出而試  
于下邑兮民曰吾之父母聞其死而貧不能葬兮集  
百鏹而奔賻山陰之大錢兮曾不聞於死後噫仁德  
之感人深兮古未有而公有之文學與行懿兮而止  
斯而草草公固道然而自得兮余所悲者世道余常

喜公之天真兮公亦知夫余拙趨舍之不矛盾兮出  
處之相彷彿巷南北而遊從兮澹相視而無逆公不  
來則余必往兮曾不隔乎時月余分符而東出兮公  
委來而敘別神氣之挺旺兮言議之溢發迷不知其  
死別兮謂前期之有日追晤言之如昨兮撫凶音而  
然疑噫公之死兮余獨立而疇依維春暮余入洛兮  
馳往哭于靈筵容儀之無所接兮笑言之不復聞春  
草之滿庭兮一子哭兮欒欒公其有知無知兮何漠  
然而無聞覩噫其死而真無所知兮遂此別之千古  
今之時而古之人兮此公得來何處

淮陽府鄉校大成殿移建上樑文

貫宇宙億萬斯年道未有如夫子之大聖環瀛海數千餘里地未有如交州之勝區凡天下冠帶之鄉孰非香火之所惟關東山水之境尤重俎豆之儀緬惟大成殿舊基粵在淮陽府東麓重巒擁護於左右奚但地利之攸宜長江環抱於後前可見天作之非偶習俗貿貿縱未覩洙泗風之再回絃誦洋洋亦何難齊魯士之一變所以安奉於百代將期丕興於一方何意青烏術之誤人乃有白羊歲之移廟始亦詢僉同之議非曰人謀之不臧終未占純吉之區奈此地

勢之失便前堂後殿之傾圮土脉有洿濕之嘆內砂外案之欹斜士林無興起之望朝夕禮拜之章甫仰膠序而發嗟東西行過之縉紳望殿宇而興慨茲因多士之齊願爰有舊址之還安重奉數百年之遺基安用風水之詭誕此非一二人之獨見况兼龜筮之協從祝冊遠自京師舉喜辰良而日吉財力咸出民士殆同鬼運而神翰廡舍則稍廣前規堂陛則皆仍舊貫襟紳莫不動色殿閣自此生顏夏禮冬詩何煩中國之北學殷庠周校咸喜吾道之東來古栢蔭庭悅覩壇杏之儼立清流繞殿宛聽泮水之環鳴文風

大興於菁莪庶見周士之自貴享禮恭修於芬苾寧  
歎漢儀之莫徵恭疏短篇庸備善頌兒郎偉拋樑東  
山高水麗素王宮山高不崩水不絕素王香火長無  
窮兒郎偉拋樑西衆山拱立分高低依然列侍三千  
子閭閻侃侃相携提兒郎偉拋樑南昭代文治八域  
覃聖云十室有忠信淮人戶不下千三兒郎偉拋樑  
北千章老栢磨雲直清晨挾冊青衿立秋陽滿地江  
流白兒郎偉拋樑上浮海初心欲何向鳳去麟亡道  
不行東來安此千年享兒郎偉拋樑下不日功成賀  
大廈願以地靈開天荒勗哉凡我同志者伏願上樑

之後丕變蠢蠢蚩蚩之俗永躋郁郁彬彬之鄉戶誦  
禮樂詩書之文甚喜吾黨小子家傳格致誠正之教  
何待太學先生

書齋上樑文

蓋聞志慕乎榮利者處江湖而懷軒冕之情行拔乎  
塵俗者在城市而有山林之樂皆其心閑忙之攸係  
顧所居深淺之何關書齋主人落拓一生嶽奇萬狀  
何嘗有華屋玉食之夢竊自笑陽春白雪之歌大小  
科庭重試之一代榮名敢謂鵬路之將闢內外職東  
西班之十年宦跡自嗟驢技之已殫眼前思大庇之

松湖集 卷六  
千間堪笑初心之濩落身外無徒立之四壁誰憐晚  
契之荒涼非無江海蕭灑之心奈乏田園經紀之策  
乃於八角亭深巷爰卜數椽屋弊居門垂柳而宅近  
山不必會心之在遠墻高肩而屋大斗自幸容膝之  
易安浩然卜鹿門之基傳舍豈有常主子山占江陵  
之宅造物元無盡藏人或貽終南翁捷徑之譏我則  
有涑水子獨樂之趣茲捐花園一畝新成草屋三間  
朝烟遠起於東城幾處鍾鳴鼎食午夢初回於北牖  
半庭花落烏啼清風爲入室之佳賓拄笏西峰之爽  
氣青山如當座之高士捲簾南岳之晴光最是詩書

易禮滿軸之藏實爲春夏秋冬課業之所琅琅長日  
之讀聲若出於金石笙簧兀兀窮年之工志不在於  
軒車圭組父以是子以是兄弟以是傳之無窮歌於  
斯哭於斯飲食於斯樂而忘老茲憑兒郎之祝庸申  
頌禱之忱兒郎偉拋樑東樹頭初日三竿紅主人方  
做羲皇夢客到山童不敢通兒郎偉拋樑西茅簷半  
入雜花迷山翁睡起推窓坐春雨滿林幽鳥啼兒郎  
偉拋樑南讀書何必求山菴端坐兀然春晝永鳥聲  
來和相喃喃兒郎偉拋樑北藏書萬束三椽屋好把  
相傳佳子孫人間萬事斯爲樂兒郎偉拋樑上人於

幼學行於壯有書不讀如無書勗爾兒曹毋或忘兒  
郎偉拋樑下不襪不巾春又夏欹枕怡然聽讀聲門  
前車馬何爲者伏願上樑之後學業並春苗而共長  
灾殃與秋葉而俱落鷓林寄一枝之托生老死病隨  
遇而安螢窓勤十載之工文章事業不求而至殘年  
養閑之樂吾不羨地上神仙他日窮經之功爾豈負  
卷中賢聖

策問

癸巳增廣會試

問禮曰君子比德於玉德之可比者固多而必取於  
玉者其故何歟詩言文王之玉相傳稱孔聖之玉振

皆是比德之意而曰相曰振之義可得條陳歟衛武  
之學讚其琢磨子貢之器許以瑚璉學之欲其琢磨  
器之必稱瑚璉果何意歟或曰容觀玉聲或曰山立  
玉色聲與色之必貴乎玉者亦由於比德而然歟白  
圭可磨戒存慎言尺璧非寶意在惜陰其說皆可得  
聞歟席上之珍可見吾儒重聲價之稱櫝中之韞實  
出聖門質行藏之意亦可以一一推言歟他山之可  
攻固是進厥德之工而匹夫之爲罪胡異不去身之  
訓歟磻溪之釣雖爲聖人受命之符秦庭之抱反致  
弱國被兵之灾何歟洪範之稱玉食箕子之歎玉杯



同是玉也而取義之不同何歟君子之不寶金玉古  
有其說既稱比德而又曰不寶者何歟大抵玉之爲  
物有溫潤以澤之仁有縝密以栗之智其義焉廉而  
不剟其禮焉垂之如隊之忠也之信也無不畢具六  
德咸著一疵不存是以古之君子有取於斯和順積  
中英華發外有若山之含輝澤之自媚佩飾焉在此  
奉執焉惟是溫如其姿粹然其容蔚有顛昂圭璋之  
譽璀璨琬琰之光此可見玉藻比德之效而柰之何  
挽近以來學士大夫或多銜以求售恬不自守不免  
燕石之混珍尠有荆璞之待價子罕之不貪未聞其

風空谷之生芻莫覩其人有識之寒心厥惟久矣何  
以則使懷瑾握瑜之士有砥名礪行之實克保不磷  
之操勿貽無脛之譏措一世於玉無瑕之域歟今幸  
如玉之士于于盈庭須展切磋其學母或金玉爾音

燕京雜識

風俗大抵尙鬼崇佛所經村庄皆有佛舍或廟堂雜  
於人家至如塔院則無處無之甚至於路傍所謂城  
隍堂皆坐佛像香火不絕凡有疾病憂故惟以祈禱  
爲事街路中或有卜肆而談命者皆是秀才所謂女  
巫及盲卜則絕無豈國俗不尙盲巫而然耶淫祠祈

禱其弊恐有甚於巫卜也廟堂則大半是關公廟或與佛像並坐而共享之甚至人家屋壁厨竈等處皆奉關公之塑像念公以千古義烈必不歆非類之享而今乃作一淫祠與土木鬼恠雜處於腥穢之中真是公之一大厄會也

彼人皆以商販爲業無論都邑與村庄所經路傍大家小舍皆是買賣之家到處開鋪列肆物貨充積南京及河南山西等地累千里以外之人單身來留於北京及沿路各處興販爲生或有數十年不見其父母妻子之面者蓋其風俗如此而其生業之艱苦可

知也亦有以農作爲業者而各穀中蜀黍尤盛牟麥稷粟大小豆亦有之而粟豆多於牟麥或有大米而皆是山稻也米性甚不好蓋本無水田故農民初不解水田種稻之法

路中連見耕田種穀處而田器及種法與我國大相不同初不取深耕僅破土皮而種穀種後以石作圓筒大如石臼用驢曳之橫曳倒曳土平如塲蓋取其破塊云既不深耕以其土廣之故糞佃亦不能如我國之多而及秋百穀之茂盛非我國之比以蜀黍幹見之則其茂實可知蓋是土沃之致而耕種之法似

不如我國也

路上大車小車絡續不絕者皆是商賈而所載各種物貨高大如山皆以騾馬駕之而大車則用七八匹小車則用四五匹問其貧富則必以車數爲對至於牛馬則輕重間元無任載之法我國所謂卜鞍元無其制北地則可用此法而如南方山多路險之處則恐不能然也人之運物則擔而不負其制用一條木懸物於兩端重可百斤任於肩上兩肩交易名曰匾擔汲水搬柴等事皆用此法若其輕任則用布裹之掛於肩上而行大抵任物不以背女子則以頭上有

髻之故元無戴物之規頭髻卽華制也古所謂夫負妻戴者何所據耶未可知也

牛不穿鼻馬不銜口而無奔逸難制之患羊豕之爲物尤善奔突而一人驅數百頭無穿耳絡首之具而惟人所驅絕無橫奔者至如病牛病馬及駒犢等物皆載之車上而行亦不亂走豈其制馭之道異於我國耶

彼人性甚頑愚若與使行相逢於路上則皆橫馳睨視而過狹路逢車馬下卒呵禁避路則畧無動意間或有喧囂不恭者似有藐視小國之意而若或見我

國刑杖之法則無不色動氣懾顯有退避之意其虛怯可知然而若當戰陣則勇悍無比是可異也清人能漢語而漢人則不能爲清語非不能也蓋不欲爲也以其閭巷之間恒用漢語故清人後生小兒多不通清語清主患之選其年幼者送于寧古塔學習清語云蓋其仕路及朝班皆用清語奏御文字亦皆以清書翻譯故漢人之仕宦者亦有不得已學習清語清書者云

城郭之制與我國大不同皆用甃築而其高比我國城幾倍之基厚六丈二尺頂收五丈所謂一丈卽十尺也以此量之則其厚可爲四五間之遠城上內外邊皆築女牆中可馳五馬每五里許築馬道自地漸高至於城上可以馳馬而上以其築於平野之故內外絕高不可攀登城在野地窺見尤無路如瀋陽是其建都之處而內城則四方不過三里此亦取其周回小而用力易也回思我國城制無異兒戲誠可歎恨

無論家舍城郭墻垣階砌百物皆以甃築至於溝渠橋梁等處無不用甃其燔甃之易可知我國則不知此法甚可恨也豈其燔造無他法而土性有異而然

耶

彼人多藝石炭雖朝夕炊飯皆用此物蓋遼野以後柴道絕艱故人家全用炭火我國平安道亦或用之云而不能遍用於國中可恨其法以石燔成藝火則久而不灰藝不盡者滅其火可以再藝取其已藝之灰及破碎之屑和糊印成花甄又藝之但其焦臭甚惡令人頭疼

男子則言語衣服滿漢元無分別女子則尙服中華舊制故當初彼中有男順女不順之語云衣服之制無論男女大抵皆是黑色而男子則衣皆無領前作

直裰結以紐子如我國所謂褙子之制或有裰右者而比我國之裰甚緩而長亦用紐子爲結內衣取長表衣漸短而內衣之袖甚狹而長可掩手背如我國半臂之形而袖口稍殺其下邊狀如馬蹄故謂之馬蹄袖袴亦用黑色而甚狹小雖隆冬袴則元不着絮履亦用黑色而不用皮革上以黑緞爲體下以布帛等物衲之又衲而爲底雖堂室之上皆着之而坐泥濘滿履亦不肯脫如我人之着靴子者女子則用黑色爲衣而年少者或用紅色裰皆向右亦用紐子結之與男子之衣畧同而稍短不過至膝袴亦與男子

同而或用紅袴或用綠袴或用紫色或用素色不一其規而皆用勒帛束之與我國之男子同襪亦用青黑色其中稍欲修飾者則着裳而裳制前三後四疊摺至於裳裔色用粉紅或用白色髻制雖各不同而大抵皆引髮上束爲髻與我國男子不冠者畧同官人之妻則戴鳳冠着霞帔云而無論男女皆不着帶以此所見尤不似女人若用華制則豈有不着冠不着帶之理無可憑問可鬱尤是漢女足樣甚異尖小如削行步欹危蓋自幼小時用物緊裹仍以成形云不知此法初於何時而亦出於何意也或云自明末

有此法以防胡人搶擄驅去之患或云自商紂時荆之未知孰是

國俗專以誇矜炫耀爲能事市肆間雜貨山積金碧眩眼極其富麗而入見其內面則有如其外所經人家家舍什物無不宏麗奇巧而內外各異雖金銀寶器開見其中所貯者不過破履木塊等物而已見其食事則雖大店巨舍之人所食反不如我國編戶至貧之民或云一人一年之食多不過銀子三兩云雖未知其必然而蓋其習俗如此也

自過瀋陽以後人持竹畚及鐵鉤終日隨牛馬之後

而拾其糞道上不留一糞其力農非我國之比也民業無過於農商而農商之勤苦如此安得不富盛也日用器皿無論貧富皆用沙器畫器土器而鍮器則無之酒壺則以鉛爲之或以銅爲之故見我國鍮器則莫不寶玩云

置驛之法東八站則立馬二十匹瀋陽以西至山海關則自前每站立馬七十匹康熙時減二十匹今留五十匹自山海關至北京則每站立馬一百匹而傳命報警等事皆以驛路遞送雖時急撥報必以驛路傳之云

自關以西每三里五里皆築煙臺此則清人所築也與皇朝所築不同高不過四五丈而臺上有小屋使守直軍居之臺下作舍十餘間常留甲軍二十人以守之臺前又列築小臺五坐其制上圓下方畧似我國煙堞若有緩急則焚火起烟以報警急雖非兵亂有事則報使行過時亦鳴銅擊柝與前臺相應不知此或古法而其候望報警則甚便好

自瀋陽以後連有路堠而與我國所謂長柱者其制不同畧似門形或立一門或立三門或用木或用石楣上書地名道里甚詳古人所稱長亭短亭者蓋謂

此也

國俗多有同居一室者或有七八寸而不分析者初見甚以爲厚風往來歷路連見其風俗氣味蓋以其無內外尊卑之別故能久而同居非有敦睦之風而然也不知卿相仕宦之家亦如此否可醜而不可尙也

用錢之法自東八站至山海關外則以一百六十五介爲一照以十六介爲一陌而銀一兩換錢五照自山海關內至北京則以一千爲一照一百爲一陌而銀一兩換錢六陌云錢樣小於我國所謂小錢而錢

文則有康熙通寶雍正通寶乾隆通寶通同用之公私給債之法一兩之息無過三分而雖年久之後不許息上生息又不許放債於赴任官員又切禁外官之放私債其法可取也

百工技藝之人如有可言之事則許直至其主之前奏達其言可用則付有司施行而惟生員則不許以一言建白違者革黜以違制論罪其法可恠

無論貴賤淫祠祈禱到處成風而惟婦人則不許私入寺廟燒香祈禱違者論以姦罪蓋所以防淫褻也其法可取也



銓選之法每歲有大選急選投供驗到掣籤定缺之法大選於雙月爲之急選於單月爲之雙月卽二四六八十十二月也單月卽正三五七九十一月也投供之法凡初仕之人具書祖貫姓名及某榜進士呈于內閣以爲後考之地掣籤之法凡初仕者掣籤于吏部或天安門外以定其窠之謂也

凡進士除選之法第一甲第一名除翰林修撰第二第三除編修二甲一名至五十名除部主事五十一名至三甲十名除中行評博十一名至二十名除知州二十一名至五十名除推官其餘並除知縣又於

二甲三甲選取庶吉士送翰林院讀書復行考試優者以翰林用餘除編修及檢討科道部屬等官

元朝前四日後四日合九日上元前二日後二日合五日親王以下文武百官皆具朝服不理刑不辦事稱爲九五之數直省各衙門一體遵行云

諸宗元無封建之規親王歲給銀一萬兩米一萬斛親王世子銀七千米如之郡王銀五千米如之郡王長子銀三千米如之云

滿漢便同主客氣勢懸殊如六部等各衙門皆各置滿漢官而漢官則掌文書滿官則掌印信故凡事皆

滿官主張云立國之初則滿漢不相婚嫁歲久之後漸與相通今則婚嫁無所擇而漢人猶以爲羞每對我人則諱其通婚年前有一南京人來居北京而家甚貧生女而不裹足蓋欲與滿人爲婚也其兄自南京來聞其將與滿人通婚切責其弟至於失義不和而去云以此見之則其羞與滿人婚嫁可知而俗習漸染貧富不同滿人家漢女甚多誠可憐也  
北京城內人戶滿人過半自通州至山海關則皆是漢人滿人絕少自山海關至瀋陽則漢人多而滿人少瀋陽以東則滿人多而漢人少

自豐潤行二十里許有村名高麗堡或言高麗人被擄入來者住此村子孫因居故名之云未知信否而亦未知被擄入來在於何時也居民頗盛自前我國人入來者歷入此村問其爲麗人子孫則皆怒而不答云村前有水田數十頃是我國之法也以此見之其爲麗人村無可疑聞年老譯官之言則曾前往來時入此村有年老女人自稱麗人之子待我國人甚款曲出示篋中舊衣皆是我國之制云

彼人有指我人衣服而嗟歎者曰此圓領衣也好制度好制度我人亦戲指其衣曰此亦好制度答曰不

好不好此是獐子打扮仍曰我輩獨女人不順云蓋是漢人而可見其有思漢之心也

僧道服色大抵與凡民畧同而衣皆用黑色僧帽狀如斗而南北長衣有領而頭無辮道士不剃髮束髮爲髻畧似我人而皆着頭巾狀如我國憲府所由所着之冠或以木爲小冠狀如瓢子冠於髻上而着簪漢人女子生而剃髮三四歲後始長髮作髻閨女則作髻而留額髮小許作三歧不戴冠所謂命婦朝服冠笄元無定式只隨其貧富而或髻或冠雖士庶商賈之妻家富則戴鳳冠婦人則尙用華制云而其雜

亂如此其不能一遵華制可知況且婦人無剃髮之事則三四歲前必爲剃髮以學清人抑何意耶

喪服之制一依家禮以白大布爲之其典禮雖如此而多不能用之父母喪未殯水漿不入口旣殯則飲酒食肉如常或云漢人尙用三年之制清人用易月之制清人皆火葬漢人不火葬云而近來則漢人亦或火葬雖火葬者皆入棺燒火收其骨納器瘞之聚土爲小堆而祭之凡城邑村落多有露處之棺或於棺上壓之以石任其朽敗者有之此是貧不能葬或客死不能歸者也此則畢竟皆燒火云棺制前低後

高有若舟形高可二尺長則一丈餘天板則中厚而殺其兩傍夾板則皆用附板蓋取其高也地板下設附足或全棺加漆或只於上下兩頭雕鏤施彩而已聞清人則臨死預納棺中故務取其高大又於棺之一頭穿穴使通風凡棺槨皆用雜木及檜木而松木絕無云

雖父母之喪在遠則無專人通訃之事在官者遇喪過百日卽爲行公云或云文官遞職終喪武臣用百日之制云出於重金革之意耶會典有父母喪斬衰三年之制而習俗如此制禮之意安在可笑可駭

子爲父母皆服斬衰三年而無齊衰之制云

我國則凡街路市肆之間男女幾乎相半而彼國則皆是男子絕無女人往來或於路上見之而必三三五五同乘一車而過或於村巷之間見女人往來而皆簪花曳履雖其盛服飾不似下賤者見人亦不回避蓋其國俗然也以其女子絕少之故家貧者則或終身不得娶妻云

女子皆被服綺羅塗粉安坐而其夫則衣服襤縷面貌麤惡初見者皆認以爲奴凡樵採耕種春織汲炊等事皆男子爲之女子則罕出門外所業不過縫鞋

繡履而已

屋瓦惟宮闕公廨及寺觀用鴛鴦瓦私室則只用鴛瓦公侯駙馬家則許用鴛鴦瓦草屋則不用編茅而束草連積其根在下厚至尺餘屋脊則或以灰塗之窓戶則皆從內開而紙則外塗戶樞皆以木爲之一室之中戶環外元無鐵飾

家舍無論大小皆用一字形富家則或七八重而門皆當中盡開各門則門路甚直可以洞見內外官廨及宮闕皆用此制雖至貧草舍皆以五樑作舍設左右長炕而炕制尤爲異常藝火只從一處柴亦不多

而長炕曲炕火氣難及處并皆溫暖甚可取法自前我國人不能學得云

北京城內無論通街僻巷路左右皆作隱溝使一城之水盡入于此會于玉河流出城外而城內則又不許畜鷄鴨羊豕之屬以此城中無溝瀆及糞穢之物人家無溷廁以器受二便棄之城外僻處

自渡江至北京地皆細沙每遇微風輒揚狀如烟霧咫尺不辨關內及北京城中尤甚雖無風之日輪蹄之間觸起如灰形貌鬚髮頃刻變色最是入於口中的礫有聲雖櫃櫝封鎖之中亦皆飛入成堆可恠北

京城中則家家汲水置之門前每日灑於道上而泥塵似亦朝令也

凡相見之禮有揖而無拜致敬則鞠躬致謝則叩頭語必舉手或撓手若遇相親人則就前執兩手而撓之致其歡忻之意

大小人員道遇皇子及親王則下馬公卿以下則否漢人官高者皆乘轎而清人則不得乘轎蓋清人雖多親近用事而待遇之道則似不及漢人也

刑杖之法漢人犯罪則有笞杖枷號等例刑而清人犯罪則有提耳之刑打頰之法夾棍之律滿漢所用

刑法亦異此亦待遇漢人異於清人之意耶所謂夾棍卽治盜之律雖漢人犯盜則用之云

雖王公卿相以公事作行皆自裹糧費銀供於鋪子而無各邑厨傳之弊雖清主亦自行厨供食無列邑傳食之規云其簡畧除弊則可取而威儀體面不似莫甚恐非中華舊制也

清人之初起也以八旗編丁曰鑲黃正黃曰鑲白正白曰鑲紅正紅曰鑲藍正藍上自宗室王公下至編戶之民凡生男子皆係旗案雖位至將相名則係於旗下有事則因以爲陣無事則編以爲伍蒙古漢人

之歸附者又皆分編於旗下於是乎有滿洲鑲黃漢軍鑲黃蒙古鑲黃之稱矣其將領名號甚多而皆是成陣作營時輪差統領之官獨所謂佐領者各率屬額以專節制八旗佐領通計不滿二千軍兵不過十數萬其養兵之資甲兵月給餉銀三兩歲給米四十六斛步兵月給餉銀一兩五錢米二十二斛每以春秋兩季支給通計直省一年兵餉歲需銀一千三百九十萬九千八百二兩五錢九分米麥豆三百十八萬五千四百七十一石六斗草六百四十三萬四千八百六十一束軍額少而養之厚此其所以爲精兵

耶

關東是其根本之地且蒙古接界也設三將軍摠重兵以守之一曰奉天將軍駐劄於瀋陽所統者東至長白山一千三百餘里西至遼河錦州府廣寧界一百里北至長寧縣柵八百七十餘里卽蒙古界也南至寧海縣沿海七百三十里二曰寧古塔將軍駐劄於烏喇之船廠城所統者東至東海三千五百餘里西至威遠堡五百九十五里北至拉哈福阿色庫地方六百餘里蒙古界也南至長白山一千三百餘里其南我國界三曰黑龍江將軍駐劄於齊齊哈爾城

所統者東至野里自赫河二千二百餘里寧古塔界也西至喀爾喀九百餘里徹陣罕界也北至外興安嶺三千一百餘里鄂羅斯界也南至松化江五百里寧古塔界也

柵門卽彼國邊門也柵之自南至北千餘里設六門曰柵門曰鑿陽門曰謙廠門曰旺清門曰英額門曰威遠門自東至西又不知幾千里而亦設十一門云其制不過列插如椽之木高不滿丈人皆踰越往來此蓋限其疆界而已非出於固圍之意而虛疎則殊甚可恠

葱秀山形水勢與我國葱秀相似殆難辨別豈以其山川之相似而命名亦同耶自江邊至柵外百餘里雖無人居而山勢不甚壯麗土性亦多膏沃甚合於生理年前彼人之必欲退柵蓋爲此也

前屯衛在於未及兩水河十里地而有城已頽只有形址居民亦絕少曾見明史以爲成化十六年朝鮮請改貢道蓋因爲建州女真所邀劫故也太監有爲朝鮮之地者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獨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出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入山海關迂回三四大鎮此祖宗微意也若自鴨綠江抵



前屯山海則路太徑恐貽他日憂仍不許由此見之則自此當有直路可到我國而不敢往來迂路數千里艱苦至此可恨

自十三山有徑路出遼東可縮三四日程卽先來軍官所往來之路也自前使行由此往來其後因事生梗亦爲見塞已近百年云

摠計一年田賦銀二千一百五十七萬六千六兩三錢五分糧六百七十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五石一斗一升五合摠計天下人丁共二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九百一十八丁摠計一年徭銀三百二十九萬一

千二百二十九兩零豆一萬六千一百五十石米一萬二千七百九十四石零每丁銀自一錢至二兩六錢五分七里輕重多少如是懸殊似以其身役有苦歛而然也此是其賦銀人丁而非人口都數也戶口都數則元無管係於京司者無可考問也摠計十五省府州縣府一百六十九州二百四十七縣一千二百十七

百十七歲輸東南漕於京師以充軍國之用有正兌米有改兌米正兌入京倉改兌入通州倉每歲所運正改兌合四百萬石此外又有所謂白糧米經費銀解運京

師以供御用及頒給俸祿米凡八十餘萬石銀三十餘萬兩而設摠督一員及分轄監兌押運釐運等官以督運

京師十倉曰舊太倉祿米倉南新倉海運倉興平倉太平倉富新倉北新倉清河本裕倉萬安倉通州三倉曰大運西倉大運中倉大運南倉而各倉有侍郎御史摠督等官員各庫有銀庫緞疋庫頒料庫裏新庫供用庫承運庫甲字庫乙字庫皆屬於戶部而裏新以下三庫工部內務府兼管

方物歲幣呈納時聞初無看品點退事只令下卒輩直納于庫中亦無官長之監納云可恠

自前我使之出入彼中也所帶物貨無收稅之事自數年前朔生無前之規入來時所持海蔘紙地等物柵門稅官一一收稅出去時所貿唐貨勒謂之中路所貿亦皆徵稅昨年節使及進賀使賚咨官之行皆未免收稅若不及今革罷則必成定規不得已使任譯呈文禮部禮部尙書以爲入來土產自前必據報單報單外物件則例爲收稅出去唐貨自前必驗標文標文外物件則例爲收稅自今以後報單中土產數爰明白書呈標文中唐貨物種詳錄出送則稅官

何敢收其不當收之稅也云而因爲招致迎送官丁  
寧申飭使勿濫徵云

御寶二十九顆內六顆宮內收貯皇帝奉天之寶卽  
傳國璽郊大祀及聖節宮中告天青詞用之大清受  
命之寶以章皇序皇帝之寶以布詔赦天子之寶以  
祀百神制誥之寶凡制用之勅命之寶凡勅用之二  
十三顆內庫收貯皇帝之寶皇帝行寶以頒賚賜皇  
帝信寶以懲戎伍天子行寶以冊外蠻天子信寶以  
調番卒制誥之寶勅命之寶廣運之寶以諭臣僚御  
前之寶以肅法駕以謹封識皇帝尊親之寶以薦徽

號皇帝親親之寶以展宗盟敬天勤民之寶以勅觀  
吏表章經史之寶以崇古訓欽文之寶以重文教巡  
狩天下之寶以重省方垂訓之寶以揚國憲命德之  
寶以獎忠良奉天法祖之寶親賢愛民等事用之討  
罪安民之寶以張征伐勅正萬方之寶以誥外國勅  
正萬民之寶以誥四方制馭六師之寶御駕親征行  
營用之

試士時每一間使軍卒守之防奸東西庭又設土竈  
百餘所自官作食饋舉子考官所坐及各差備官員  
等所留處並宏麗廣濶其規模有可取法

科舉鄉會殿試之法自青衣儒童升爲生員自生員升爲貢生送監肄業謂之監生監生赴鄉試爲舉人舉人赴會試爲進士進士赴殿試而科文則專主八股文及策問五經論武科初試則用馬步箭而會試以後則與文科畧同武生武童用論二篇試之而第一篇則出論孟題第二篇則出孫吳司馬法題文武科皆以子午卯酉年設鄉試以辰戌丑未年設會試殿試所取進士之數或四百或三百或二百五七十無一定之式

鑲黃旗教場在安定門外正黃旗教場在德勝門外

正白旗教場在東直門外鑲白旗教場在朝陽門外  
正紅旗鑲紅旗教場在阜城門外正藍旗教場在崇文門外鑲藍旗教場在宣武門外各有演武廳每月操鍊云

官秩內而太師太傅太保太學士及六部外而各省  
總督布政使以下至九品末官合爲八千四百八十七員正一品從一品俸銀一百八十兩正二品從二品俸銀一百五十兩正三品從三品俸銀一百三十兩正四品從四品俸銀一百五兩正五品從五品俸銀八十兩正六品從六品俸銀六十兩正七品從七

品俸銀四十五兩正八品從八品俸銀四十兩正九品從九品俸銀三十三兩一錢一分四釐外官則有所謂養廉銀者康熙時外省府州縣皆有食邑矣雍正時皆革罷王公卿相以下名以養廉銀每年給三千兩府州縣次次減等又有祿米一百八十石自一品以下次次減等云  
田長三十六步廣五步爲一畝而六畝爲一日耕每日耕納稅米一升七合銀一錢江南則土沃故加一倍量田皆以弓而量田之法隨地肥瘠故南弓小北弓大云

海船每隻納稅銀一萬三十兩江湖船一千餘兩小船亦有差等海船則長廣甚大內有房屋數十間有井藏牯水有倉藏米數千石牛羊犬豕鷄鴨皆養船內至有種菜之田以供船人之食云

北京商賈之往來者皆從崇文門出入而近因清主之貪黷門稅一倍加重以此呼冤者甚多至於各市各鋪並皆收稅鋪房之稅每房銀一兩二錢費銀三錢所謂費銀則我國所謂情債也舊有丁口稅此則今主蠲免云

彼人採蔘之規必得其主標旨而後始爲許採雍正

以前則所謂皇標不過五百張今主添給五百張今為一千張云蓋採蓼人每名納稅銀一兩採蓼歸時又以蓼納稅故為其徵稅有此加倍也皇標一張所付為四人而四人者又各帶從人或六七名或十餘名通計其數則過萬矣此皆無賴破落戶千百為羣出入邊境其憂無窮而尤是採蓼多在我國地境實不無深遠之慮也

山川則別無可觀而山則九連城之松鶻山金石山鳳凰城之鳳凰山廣寧之廣寧山十三山醫巫閭山山海關之角山薊州之崆峒山盤龍山昌黎縣之文

筆峰遼東之千山皆清秀可愛而醫無閭是北方主鎮故遼東以後之山則皆是巫閭之支腳其中鳳凰山雄據邊關秀美奇壯甚可遊玩支腳東走為上龍金石松鶻等諸山至於鴨江而止水則遼東太子河瀋陽混河周流河一名易水一名遼河錦州大小凌河永平府青龍河灤河豐潤縣還香河薊州漁陽河三河縣滹沱河通州白河此十一河皆有船或有橋而其中混河周流河白河稍大其餘則並可徒涉大抵自遼東至北京皆是平野故山川則絕無可觀處  
大通河一曰潞河一曰通惠河源出昌平州東貫北

京城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凡一百六十里自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四十里中設六閘蓄水以濟輓運設閘夫一百二十名以守之閘之制雖未得日見而槩聞水淺則難以行舟故以石爲防蓄水使高中作石門舟過時則開之平時則貯水以灌民田不但大通河凡水淺處則並皆設閘云

白河水不甚大蓋是 皇明時鑿引潞河以通漕運者也帆檣之泊于兩岸者連亘十里皆是漕船及商船云使行到河邊聚觀者如堵皆是南方之人也狀貌及制度與北京人無異同船中皆載其妻小及鷄

犬數百船隻泊於江岸女人往來之狀及鷄犬鳴吠之聲便同一村落船制畧似我國之船而以板布於船面平如廳樓人馬皆行其上而內藏百物津船稍小而亦用此制乘坐車上下而甚平穩蓋其上平可以行車故也不但坐車往來商賈大車載物如山者亦不卸載而上下云

瀋陽不過彼人暫時立國之處而繁華殷盛閭閻城郭壯麗無比市肆連絡雜貨山積人民嗔咽殆至肩磨回思我國規模不無茫然自失之意 孝廟所留館舍在南城內而今已廢壞只有舊址大西門外有

所謂殺人場卽是三學士並命之所也聞之令人髮

豎

清主動駕出入都民皆不與知無灑掃迎送之節蓋其法全以簡畧爲主故也但其出入之時絕不許人觀光所經處閤家窓壁並皆泥塗云

清主下旨深歎儒術之不振縷縷數百言仍使太學士九卿及各省督撫各舉經術之士合爲四十餘人清主全以畋獵荒淫爲事而崇獎儒術如此可恠張廷玉汪由敦是被罪之人亦依例保舉其故未可知各省督撫所薦姑未入來而滿朝所舉皆是漢人滿

洲則無一人其不事文學可知也

清主之長子年過二十而乘其父之在遠打獵於南海子云皇后喪制未盡而以游獵爲事雖其風俗如此而其無賢德可知且又有吐血之病清主不甚愛之云所謂南海子卽清主打圍之所在城南二十里許有林藪甚大內畜獐鹿狐兔等物以備打獵云彼國元無策立太子之法諸子中有合意之人則書其名納於金甌中置之其主所居之室其主死後立以爲主爲其諸子者不知誰人之名在於甌中不敢爲非禮悖道之事云不知此法昉於何代耶可駭可



惟若用此法則會典中如何有太子策立儀注及東宮僚屬設置之法耶未可知也

朝陽門外五里許左右前後皆是塚墓治山立石雖豐畧不同而大抵皆是平地聚土爲墳圍以垣墻植以松檟蓋是公侯宰相之北邙也北京去山甚遠故無論貴賤葬皆用此例而其中亦有奕世冠冕者風水家所謂主山龍虎發福禍敗之說真不可信也

東關驛路傍有 皇明嘉靖時人葉大經葉廣父子塚塚前有豐碑記實蓋大經守瀋陽以鎮服夷虜有功者也墳形亦如覆碗不封莎不塗灰與羣胡之塚

無異中朝墳形自前必如此若不逐年加以新土則未久必陵夷作平地古之墳制無可考可鬱

國俗固無可觀最是男女無雜亂之事雖道傍觀光者男與男居女與女居而無磨肩並臂而立者沿路市場及街路絕不見女人往來此甚可尙但仕宦家婦女乘車出入或不下車帷御馬一男僕必坐於車前可恠可駭

東關城中夜設戲子游觀者爭集如市俄而並皆散去恠而問之則以爲東關驛丞出令禁之蓋以夜深設戲男女雜亂且值異國人役甚多必有紛鬧之事

云云而禁之也驛丞不知何許人而似是有識者也  
通計天下寺廟凡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僧尼道  
士十四萬一百九十三名寺廟多而僧道少可惟凡  
僧道有僧錄司道錄司以主之而初爲僧道者納銀  
四兩後給度牒無度牒而出家者治罪還俗云  
彼人身手技藝別無異於我人而但皆善騎馬馳峻  
阪如平地雖其習俗本然而其衣服制度皆便於跨  
馬所乘者皆駿馬故也馬則北京城中或有南方馬  
往來者其餘皆是獐馬而箇箇肥澤豪駿絕大善走  
比之於出來我國者又大不同而所謂南方馬與我

國馬無異但其取馬之法取其能走而不取善步故  
彼國元無步馬驟則箇箇絕大且肥論價或有至於  
銀三百二百者路上終日所見驟馬幾相等其多亦  
可知驢則大而善步者甚少雖有之價皆甚高小者  
則到處成羣雖至貧之家皆養三四頭或五六頭元  
無喂養之規行走庭除有若犬豕價亦至廉  
皇城周圍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皇城外紫  
禁城南北各二百三十六丈二尺東西各三百二丈  
九尺五寸城高三丈塚高四尺五寸五分基厚二丈  
五尺頂收二丈一尺二寸五分城外四面設紅鋪十

六坐每坐三間豎以槍刀使甲軍守之都城周圍四十里有九門南正陽崇文宣武東朝陽東直西阜成西直北安定德勝城南長二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長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東長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二寸西長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城高三丈五尺五寸堞口五尺八寸基厚六丈二尺頂收五丈外重城包城南一面轉抱東西角樓長二十八里有七門南永定左安右安東廣渠東便西廣寧西便高二丈堞口四尺基厚二丈頂收一丈四尺各門俱有甕城甕城又有左右門

天壇名園丘在德盛門外冬至親祭地壇名方澤在安定門外夏至親祭朝日壇在朝陽門外春分親祭夕月壇在阜城門外秋分親祭又有社稷壇及天神地祇壇在正陽門外天神卽風雨雲雷也地祇卽嶽鎮海瀆也此外又有歷代帝王廟及太歲壇先農壇先蠶壇先醫壇等壇或親祭或遣官致祭云  
軍器則弓矢槍劍烏銃甲冑等物大抵與我國畧同而惟火砲之制可取有紅衣砲龍砲銅砲冲天砲子母砲木鑲砲等號紅衣謂之神威大將軍又謂之神威無敵大將軍銅砲謂之神威將軍冲天砲謂之威

遠將軍此外又有武功永固大將軍神功將軍制勝將軍等號木鑲砲每一砲重一千斤鐵丸三斤八兩火藥一斤十二兩冲天砲重五千斤長九尺五寸五分鐵丸十斤火藥五斤此外重五百斤或三百斤者丸藥亦隨而多少裝藥法小膛裝藥餘空處以土塞之大膛底加土一寸安彈彈上加土一寸若放二百步或二百五十步用藥一斤三百步用一斤二兩俱以土塞小膛口如欲放二三里用藥三斤以木馬緊塞小膛口照火法先用螺絲纏大繩以高麗紙包裹插入彈口先點彈口火繩後束點小膛火門藥放砲

法照放遠近宜定砲尺高低度數最遠者砲尺四十五度本度上下若干則減遠若干

民人開墾荒地二千頃以上者錄用有職者加一等遼東招民百名者除授知縣其不通曉文義者除授武職蓋遼東舊多空曠之地故設此法云

朝貢諸國朝鮮國云云琉球國在東南海中本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後爲中山所并其王世稱尙氏順治八年進貢貢期二年一次貢道由福建閩縣所貢之物熟硫黃一萬二千六百斤紅銅三千斤海螺殼代補進白剛錫千斤荷蘭國在東南海中順治十

三年進貢貢期五年一次貢道由福建貢物馬珊瑚  
鏡哆囉絨織金毯嗶嘰自鳴鍾丁香檀香冰片琥  
珀烏銃火石安南國古交趾地康熙二年進貢貢期  
六年二次貢道由廣西憑祥州貢物金香爐花瓶四  
副銀盆十二箇沉香九百六十兩速香二千三百六  
十八兩暹羅國在海南暹與羅斛二國今并爲一國  
康熙三年進貢貢期三年一次貢道由廣東貢物龍  
涎香一斤象牙三百斤西洋閃金花緞六疋胡椒三  
百斤騰黃三百斤荳蔻三百斤蘇木三百斤烏木三  
百斤速香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金銀香三百斤皇

后許諸國所貢並同而數日減半西洋諸國俱在西  
南海中康熙六年始通朝貢地遠難定貢期貢物亦  
無定額貢道由廣東其所貢中有國王像及珊瑚樹  
琥珀珠犀角象牙乳香丁香花露花幔等物蘇祿國  
雍正四年始遣使朝貢貢道由福建貢物珍珠玳瑁  
抽金花布金頭牙薩白幼洋布薊山竹布燕窩龍頭  
花刀夾花標槍滿花番刀藤席活猿土魯番在陝西  
西北順治三年進貢貢期五年一次貢道由陝西甘  
肅貢物玉石一千斤金剛鑽二錢舊有西馬黑鷹等  
物後俱免進西番各寺卽吐蕃地也順治五年進貢

貢期三年一次貢道由陝西或雲南有闡化王大寶法王灌頂國師圓通妙濟國師等號貢物有銅佛畫佛白纓子黑纓子等物而無定額陝西邊地番寺有弘化感恩端嚴瞿曇等寺凡二十六寺分爲四族順治康熙年間入貢貢期三年一次貢物無定額泗川省邊地番寺貢期三年一次貢道由泗川此外又有回回國西天竺國高昌國八百國占城國百譯國老撾國緬甸國等國皆通朝貢云而無文蹟可考其道里風俗不可得而知也

嘗聞琉球是禮義之邦其衣冠人物反不及於清人頭着黃帽而其制下圓上方裹以黃緞頭髻則與我國男髻畧同而塗以蠟油禁其鬚髮衣則以沉香色有文緞爲之長可至脛兩袖頗濶而長不過肘衣領畧似我國而稍長而緩履亦黑色而其制如我國水靴子帶則以黃緞爲之狀如大帶以雜綵畫龍虎龜鶴等禽獸別其品數此其官長服色從人則頭上所着槩是黑帽而上平有臺衣皆黑衣而比其官長之衣稍短問其所經道路則水路五千里陸路五千里凡九閱月而到此同來者一百三人八十人留福建進京者二十三人所持來銀子三十萬兩亦留福建

歸時當買賣而去通計往返當爲三年云

通州道上見蒙古數十人驅車十餘乘而過車上所載皆是死兔也問其何去則以爲將及元朝進貢於皇京十一月二十三日離本國凡三十四日到此其國領貢人已往去北京云云一車所載爲百兔每年以此進貢云見其人物十分醜惡比於清人又不啻奴隸飲食衣服之狀殆不類人形於其往來清人絕不許接於家中故皆設幕野宿各持炒米和水而食獵得野獸飲血食肉云

表咨文之呈於禮部時我人無堂下行禮之義而彼人布三丈之席於階下任譯輩皆以爲曾見前例如是或謂自辛酉後行禮於此蓋階不甚高故自前使臣亦不苦爭云上副使亦以爲當從前例云而禮部官之立於堂上我人之行禮堂下決無是理雖有辛酉以後誤例爭之歸正似無不可故切責任譯輩爭於彼人竟設席於階上而行禮此雖細節既有堂上下之別則所關不少不可不正而任譯輩不能違逆彼意如此何事可做極可歎也

關市交易日懸榜於館門申加禁令而所禁之物則史書輿圖黑黃紫皁緞貂皮水獺皮江獺皮狴獠孫

大馬兵器焰硝牛角銅鐵等物而天文地理書兵書  
砮礮礮砂水銀人蔘象毛會典五爪龍文緞之類則  
初不舉論可恠然而既是應禁之物則不可以漏於  
榜文許其買賣故嚴飭行中使不得犯禁

瀋陽將每年趨元朝往北京叅朝賀云我國則外臣  
無朝賀進叅之事至於邊臣則元無交遞前往來之  
規而彼以數千里外邊臣每年進叅於朝賀此則恐  
不如我國之法也

我國雖云外國而自燕京爲皇都之後壤地相接無  
異內服彼中若有緩急則我國決無晏然之理而我  
國邊備疎濶莫甚誠非細慮我國兵力自前非不强  
勇而只是人心自來多謀而且怯自丙子敗衄之後  
一聞胡來則便皆畏怖思走未敢爲爭戰之計嘗聞  
丙子年有一胡驅我人三十餘名而斬之云其畏恟  
可知今行雖不得見其虛實情形而大抵軍兵之健  
勇器械之精利不甚有勝於我國所謂甲軍卽其精  
兵而比我國禁軍別抄等軍其精勇反似不及而至  
於弓矢槍砲等軍器亦多有不及於我國者矣然而  
一有緩急則聞其風聲奔走之不暇良可歎也如驛  
卒刷卒輩是我國至孱至迷之類而到處歐打彼人



無所顧忌此不過累次往來習見其無可畏而然也  
若於每年使行時別擇年少武弁定爲幕裨或以會  
經將任有名望武將充送副价使之屢次往來習知  
彼中凡百虛實則或爲有益之道耶  
孝廟嘗留瀋陽八年矣晚年北伐之計夫豈無所見  
而然也無人可以語此誠可痛恨

松湖集附錄

請諡行狀

公諱彥述字繼之俞氏籍杞溪顯于羅麗世有聞人  
入我朝有諱汝霖禮曹判書諡景安諱絳戶曹判  
書諡肅敏父子俱以名節著歷三世而有諱棐繕工  
監役文忠公榮之弟是爲公會祖祖諱命一義州府  
尹 贈吏曹判書考諱復基成均進士 贈議政府  
左叅贊有士友儁望不幸早切妣延安金氏學生堅  
之女端莊和順宗黨稱以女士公以 肅廟癸未生  
幼而穎悟秀發叅贊公鍾愛之每日大吾門者此兒

也六歲而孤執禮如成人見者異之其讀書不煩長者課督而刻意下工讀不過一二遍已成誦甫成童文辭驟進華聞日闡丁內憂與伯仲氏居廬饋奠之暇猶自力治經史服除始出遊庠序每試輒屈其曹偶 英宗己酉中進士丙辰擢 謁聖文科攝堂后入 侍前席記注瞻敏分隸承文院己未出補金泉察訪時驛路凋瘵公清簡自持一意蠲恤周歲而適積弊頓蘇郵人頌之辛酉被翰林圈 朝廷極擇陵寢官公爲 惠陵別檢甲子春中文臣庭試陞六品職授成均館典籍移禮曹佐郎 除司憲府持平

上疏辭仍陳戒曰見今上下否障言路杜塞未聞出一言論一事爲 宗社深憂遠慮者此固任臺閣者之罪而使臺閣而若此者臣未知厥咎安在此蓋殿下輕視臣僚少有違拂輒加摧折使不敢開口自臨御以來無一犯顏匡救如古牽裾折檻者大官逢迎承順小官消沮退縮惟以姑息彌縫爲主循是以往 殿下雖有亡國之舉誰肯爲 殿下言之哉會臺臣朴聖源言事被 譴公又陳其過中翌年除文臣兼宣傳官以問事郎廳叅鞫坐 特除掌令旋移司諫院獻納冬陞拜司諫時吏判李周鎮引入

而僚堂赴政擬其從叔于名邑叅議沈星鎮以其友  
婿鄭翬良通副學公陳章言政注之間私意橫流激  
揚之地先喪廉耻請加譴罰俾自知警 上降嚴批  
適其職有大臣言 上特命改下其批以示優容朴  
文敬公弼周承 召入京師進袖劄論辛壬義理時  
相趙顯命等上章侵斥朴公卽狼狽出城公與摺紳  
諸人聯疏請其罪 除奉常寺正差日記廳郎廳丙  
寅九月三司發合 啓而公時爲司諫主其論公常  
以辛壬義理尙不得明 聖誣之昭雪無期羣兇之  
職牒自如而居臺地者終無擔當聲討之舉遂欲沫

血洞陳期於得請而後已旣入臺一承 牌而出肅  
陳 啓討賊臣柳鳳輝趙泰者李光佐崔錫恒趙泰  
億之罪畧曰泰者自 殿下潛邸陰懷畏忌初出冒  
嫌二字 儲位已定則劄救賊輝獎以赤忱 代理  
有命則不有臺 啓闖入北門虎龍之變上則敢陳  
毋究梁獄之說白望之招出則諉以死中求生之言  
辛丑建 儲卽我 景廟體 肅考之遺意承 慈  
聖之明命手書面授 處分光明而噫彼鳳輝汲汲  
投疏恣意敲撼乃謂之忙急草率又謂之人心疑惑  
久而靡定 代理命下之日光佐以國必亡無臣節

之說肆然咆哮粧出誣獄極意鍛鍊賊鏡教文逆節  
既著而擢擬本兵有若酬勞泰徵思晟汲引卵育而  
戊申稱亂亦非別人辛壬誣獄錫恒終始主之變書  
既上 殿下至欲辭位錫恒乃以語犯 東官勿書  
爲請而緩治儉獄以致徑斃泰億之教文指意與一  
鏡相表裏而一鏡教文中凶言視爲當然一任謄播  
商確之跡掩遮不得請并追奪官爵 上先命鳳輝  
追削泰耆錫恒則越二日而 命追削惟光佐泰億  
事未蒙 允始合 啓之將發也 上問筵臣以孰  
主張是論 筵臣以公對 上教曰俞某終不可調

停乎仍歷論叅 啓諸臣曰此必俞某所爲也蓋  
上將以鎮定調劑使反側自安而及乙亥逾變之作  
天討始行者輝等諸賊并施追律 國是大定義  
理昭揭公之所請至是而悉見用焉尋爲 侍講院  
輔德復差日記郎廳丁卯出監平康縣爲治清約不  
求赫譽吏民便之常俸之外不以一介私於已既歸  
而峽民猶思之不衰已巳春 除司諫時 東宮承  
命代理公上書辭職曰臣於向來妄主大論誠淺  
言拙使君臣大義至今半明而半晦於是乎曩之陰  
護而潛救者遂敢明言而顯訟觀其俯仰而果有停

論之人繼之夫懲討之義至重且嚴決不可兩是而  
雙非彼若爲是則臣當有罪官職去就尙何可論近  
日朝臣始皆以義理自守及承一 嚴旨一 恩命  
更不敢言私義卒不免爛漫而同歸官爵固好義理  
亦豈可放倒乎仍又陳勉曰帝王之治必先問學而  
問學之要惟在力行苟不力行而徒事口耳則雖逐  
日講討長時誦讀孜孜矻矻夜以繼日其穆穆之儀  
洋洋之聲適足爲瞻聆之美而已非所謂學也臣嘗  
忝登 离筵伏覩 邸下天姿卓異知之之艱非所  
可慮但未知所以行之者果能自力而無自歉之端

耶聖賢謨訓布在方冊則曰予當體念而考其實則  
未嘗體念臣僚箴警日騰章牘則曰予當加勉而迹  
其事則未嘗加勉此誠古今人辟之通患也伏願  
邸下懋哉懋哉旋違 召罷敘拜慶尙都事當掌試  
辭遞以司僕正差問事郎叅鞠妖賊權穉等冬以書  
狀官赴燕初我國咨文之呈禮部也使臣行禮於階  
下蓋謬例也公力爭之遂禮於階上彼國賞賜銀緞  
悉分之一行不以自隨還到灣上招象譯語之曰萬  
里同行雖不可忘譯官之出入門庭非儒家本色自  
此別矣更勿相訪是行也公律已甚約談者稱近來

本清集  
所無雖異趣之人亦多稱其清操還 朝陳兩西民  
事皆蒙 許施拜司諫旋遞復拜時將行弘文錄有  
舉公姓名者而不悅公者謂公家兩世嘗入科獄尼  
其選至罷圈坐蓋叅贊公兄弟嘗爲人所誣一經查  
問皆脫空又大臣李忠正公世白極言其無罪 肅  
廟卽釋之而叅贊公猶以爲耻遂終身自靖事本末  
明甚而言者猶執此爲說公爲涕泣陳疏而辨之然  
自是益無進取之意杜門守靜謝絕交遊仕宦亦常  
在用舍間是時公之儕友或有立標榜相疑阻而往  
往藉其吹噓以圖榮進公獨不染跡於其間常曰士

君子之有偏黨旣非美事雖爲領袖猶不可况爲其  
黨類推波而助瀾乎遂以是齟齬於世而亦不悔也  
除富寧府使時北路大饑 命以文臣擇授公引  
疾不赴屢就理仍 命卽其地投畀旣赴謫旋蒙  
宥敘拜輔德遞復拜者再壬申以司僕正移司諫遞  
又拜輔德司諫時以三司合 啓之不卽停論有  
嚴教公以首發大論屢違 牌下金吾勘以奪告身  
之律癸酉復入諫院又爲掌樂正 除弼善 离筵  
講宋史公與司書李明煥侍焉 莊獻世子以餼盤  
頒黃柑柑盡而有 睿製二句題于盤明煥奉而出

後二日復入對 特賜公 手書詠宋史詩一篇曰  
題詩之盤初欲賜上番明煥先之故以此爲賜公并  
兩詩賡 進又印取鎡盤所刻詩暨詠史原本而寶  
藏焉公前後在春坊最久敷衍文義條陳明暢屢被  
大小朝稱獎之 教賞賚便蕃廟堂至有陳稟久  
任之議甲戌正月有 東官誕日百官陳賀之 命  
公卽稟于 書筵請自內陳達權停卽 賜允許間  
爲執義及諸寺正差禁衛從事丁丑秋以輔德直  
禁中登重試第三名陞通政階由刑曹叅議出爲洪  
州牧使洪劇邑號難治又經荐歉瘡痍未蘇而公莅

任三朔百廢俱興翌年罷歸歷同副承旨兵曹叅議  
出淮陽府使先是相臣以公文華才局可合獎用不  
宜外補言于 上銓曹又內擬諫長而未蒙 恩點  
公居官三載一境晏然改構鄉校勸課儒生蔚有成  
效遞拜兵曹叅議時南土大饑羅州最甚 上詢于  
大臣以公 特除牧使 召至前席委以濟活之責  
至於垂涕公疾馳赴任夙宵殫誠殆忘寢食凡飢民  
四萬餘口設粥以賑之單騎巡行村閭問疾苦至隣  
境之民聞風空集掾吏有請區別送還者公曰莫非  
王民忍令飢死乎閱七朔始畢賑而無捐瘠繡衣

道臣相繼褒聞 上荐降璽書以獎之晉秩爲嘉善大夫是年子漢維以新榜進士入侍 上諭之曰爾父在京不樂供職擇羅牧時豈欲必送而非爾父不能善賑故送之今爾妙年小成此汝父活人之陰德也又顧語侍臣曰俞某殫力羅州之陰德必不少矣公旣歸士民爲立碑以紀其蹟 除大司諫陳戒于筵席語多截直連拜兵曹叅判都承旨同義禁副摠管漢城府左尹又爲谷山府使俗頑悍而威惠并施吏民不敢欺旋適歸 除大司諫大司憲時領相金公致仁承 嚴教竄謫而 上心久未解公爲草

疏陳戒畧曰近日 聖念過加疑晦每以諸臣之當論不論爲 教臣愚死罪竊以爲過矣夫所謂清流所謂時體者旣無形影又沒把捉居臺閣者雖欲摘發而論罪其將何所據而爲說哉臣恐 上下之情志由是而阻隔中外之人心因此而疑懼徒傷 朝廷之和氣而有非 聖世之美事也疏未及徹有罷職之 命不果上旋敘用復拜都憲 特陞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初公以都憲入 侍也 上問其年紀及家世有稱歎惜屈之 教大臣亦交薦公居官清白行已恬靜至是膺 特簡陞秩且 教之曰余



雖衰耗豈不致慎於八座之選今者陞擢亦云晚矣  
公卽肅 命以年七十入耆社與諸僚入 侍便殿  
恩數曠絕一世榮之復拜大司憲疏陳朝臣之遭  
彈者不當過加督迫使其放倒廉隅時兩司論 啓  
事關儒林或勸公隨衆連 啓而公終不出至怵以  
禍福而不爲動卒以陳疏承 嚴批刊板癸巳 上  
推恩者臣陞公正憲階承 命主試于泮宮舉子服  
其藻鑑 上亦褒以榜眼公正尋拜知敦寧府事適  
自是連以耆堂入 侍屢蒙 眷顧被錫馬賜饌之  
恩或賜臯比以 寵之是年十二月卒于盤松坊

第享年七十一訃聞輟 朝遣官 賜祭致賻如儀  
成服日 下教隱卒曰予於俞某初不識何狀晚後  
見其毫無挾雜爲人質朴可尙 命加賜喪需後又  
提及公名而嗟惜之 命錄用其遺孤皆 異恩也  
公之卒而歛遵遺意不用錦緞亦無平日預備者倉  
卒取辦僅以成喪聞者服其廉清公凡再娶 贈貞  
夫人李氏學生潘女生一男漢緯府使貞夫人權氏  
通德郎佑駿女生三男漢紀庶尹漢純僉正漢維進  
士孫男台柱進士星柱翼柱羲柱秉柱曾孫男茂煥  
公儀貌脩潔姿性剛介平居簡默言笑不苟雖朋輩

相好而終不以諧謔加之其內行甚篤以早失怙恃  
爲終身痛忌日之哭哀動旁人前期沐浴齋潔至老  
猶不廢事叔父如父與二兄同室三十年和氣融洽  
季妹寡居而貧周卹甚至常有疾親自救視觸寒威  
七日不交睫至成眼病睦於親姻有窮乏無不曲副  
其進而立朝也以謹約恬靖爲操執卒以是寡合而  
公則夷然論議主公平而至當忠逆義理之關輒直  
陳不避前後章奏多剴切動人顧不喜訐直沽名亦  
不爲隨時低仰以賭名利凡所論列一裁以胷中涇  
渭棘棘不阿知公者以是深賢之而其不知公者亦

莫能指摘而訾毀焉

英廟每稱公以高亢難屈嘗

詢問白頭山設祭當否於卿宰

上見公所獻議

喜曰俞某亦以爲當設斯可見公之見信於君父  
也常有詩而見志曰非南又非東大防元是蜀誰能  
仰人喉聊以駐吾腳每以難進易退爲素守謀數頃  
田歸休鄉里而以家貧未果遂卜居於城外僻巷一  
室却掃手書知足堂三字扁以寓意時花種竹爲閒  
中經濟門巷寂無蹄輪蕭然若韋布家旣屢典郡邑  
而家猶壁立平居語諸子曰士不耐貧而艷羨富貴  
則其害不可勝言吾無他能而但能安貧所以家雖

窮而免於玷污者也喜觀書非公私有故輒兀然手一卷殆忘寢食間爲詩格律清圓人多傳誦酷好佳山水國中名區周覽殆遍在官選佳辰簡徒隸歷搜窮探其入金剛與族父文翼公拓基及雷淵南文清公有容偕焉有唱酬詩什遺稿摠若干卷藏于家嗟夫以公文識政術操履行檢宜其進爲於世以展布所蘊而顧謙慎自晦宦業不大顯所可記者惟臺閣之讜言 胄筵之進講州郡之惠政耳然其超然自在乎榮辱雌黃之外優游晚境享有高年終蒙我寧考之知獎至身後猶悼惜不忘於是乎公可謂恬

貞潔白始終無疵之賢大夫矣謹敘其事行上于太常崇政大夫行禮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閔鍾顯撰

松湖集附錄終

我先王考松湖府君常有先憂後樂之志自釋褐以後慨然以經濟自期既而與世鑿柄未展厥施而亦不肯雕廉劇破崖岸以苟合於世輒以三揖一辭爲進退之則屏居城外之僻巷閉門却掃惟書史是親所著述有詩文若干卷然詩以陶寫爲主而未嘗拘拘於聲病之末文亦不事粉飾藻繪以悅人耳目盖府君之意不以詩文爲能事故未嘗著述之爲工而其所著述亦不夥而尠矣仲父郡守公嘗鳩財力謀所以剗斲而未果焉今從弟秉柱出宰尙州始以活字印出以成其遺志盖自

府君之歿迄今甲子一周矣事之顯晦成毀其亦  
有時而然歟嗚呼以府君之所蘊抱生而不獲見  
施於時歿而可傳於後者又若是其寂寥顧何足  
以不朽府君也哉雖然不觀乎此亦何以知府君  
所存之萬一也不知百世之下或有誦府君之詩  
讀府君之書而悲府君之志者也否噫

崇禎後四壬辰三月不肖孫星柱披血謹識

